

聖光

15

週年院慶
特刊



目 錄

何時成熟.....	華 德 思.....	1
中國教會與神學教育.....	戴 紹 曾.....	3
THE BIBLE RESPONDS TO LIFE.....	戴 永 覓.....	4
遠方傳福音的使命.....	吳 勇.....	5
神召我往察國傳道.....	連 素 華.....	9
有如楊子江中浪.....	史 密 德.....	10
兩年舍監生活.....	柯 妙 華.....	10
傳道人與外國語文.....	宋 美 麗.....	11
畢業生贈言.....	蔡 惠 蘭.....	11
東征之回顧與瞻望.....	章 力 生.....	12
讓我們來讚美.....	吳 宗 式.....	16
唱歌與我.....	鳴 凡.....	17
夜思(詩).....	夢 思.....	18
十字架下的禱告.....	羅 以.....	18
我為什麼要學希腊文.....	褚 勝 麼 等.....	19
新的啓示.....	黃 純 玉.....	19
鐵幕餘生(見證).....	陳 約 板.....	20
畢業生與佈道團.....	宋 大 衛.....	22
留美感想.....	王 恩 政.....	22
簡報逐家文字佈道工作.....	李 大 衛.....	23
聖光第十五年大事記.....	秘 書 室.....	24
零訊.....	編 輯 室.....	24
畫頁(院景、教職員、畢業生) (校友、生 活 照 片).....	柯 妙 華 等.....	25

何時成熟？

華德思著
牧人譯

本文作者 Dr. Orville S. Walters 為生理學博士及精神科專家、曾任醫師及醫學院教授多年。過去十年擔任美國伊州大學保健中心主任。最近辭去該職，專心致力於研究與寫作，特別研究青春期精神病症，著作許多有關信仰與精神病症的文章。
去年九月來台在本院主講「精神病學對教牧神學之貢獻」。

讓我們從必需具備的條件來思想「何時成熟」吧。
第一個條件當然是「知識」，小孩子不成熟，因為他知道的不多，他有許多事需要學習、等他年齡漸長知識增加他就漸漸成熟，所以說成熟的第二個條件是「知識」。

「知識」雖然是成熟的重要條件，但是僅僅知識還不够，我們知道有些人雖然知道很多，作事仍然很幼稚，因為他們不能控制他們的感情、感情衝動越過理智，這是小孩子的特徵，當成年人行事像小孩子的時候，我們就稱它為「不成熟」，就知道在他人格發展的感情方面有了問題，因此我們知道除了「知識」以外，成熟第二個條件是控制「感情」。

但是「知識」和「控制感情」這兩個條件還不够，小孩子還有另一個特徵就是以自我為中心，成年人應該再以自我為中心，因為到了這時候他應該已學習到考慮別人了，但是我們認識許多人有足夠的知識，也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但却是極端的自私，對人魯莽有的時候欠缺禮貌、不考慮別人、或行事不公正甚至違犯法律、人類行為的準則稱為道德律、倫理或道德就是人是非的標準，經常不考慮到別人的話，他的道德標準一定很低，或者自己經常違犯我們的道德標準，根據於我們對世界和人性的看法，我們如何對待別人取決於我們對神的信仰的敏感性。

在倫理上，人用作基礎的三種不同的哲學觀點：第一種是自發主義、認為宇宙完全是受自然律控

制的，第二種是人文主義，認為人類超乎一切。第三種是有神主義，就是相信有神。這種觀念從猶太教而來、由基督教加以發揚光大、並加上對救主基督的信仰。基督教認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如奧古斯丁所說：「你為你自己造了我們！我們心不平安，直到在你裏面找到安息」。

歷代以來、有積累的見證可以證明人能與神交往像與人一樣、對他們來說，神的存在與物質世界的存在同樣真實。是的，我們不能用科學的方法顯示出神來；但這並不證明神沒有真實的存在，這只證明控制宇宙的靈界的律與物質的律不一樣。如果神的存在與物質世界的存在同樣真實，那麼完全的成熟就要加上第四條件就是「對神的認識」。

心理學家也許不願意一下子承認神存在真實性、他不願想承認他的知識會有極限、然而心理學所用的方法仍是科學的方法、這些方法只能用在物質世界上，不能暢用於人身上，更不能用在神身上，這就使心理學家們陷入兩難之境、他若不承認他的知識方法有極限，他就只好否認有神的存在。如果他否認有神，否認超經驗的存在、他的論點就顯得愚拙，因為他必需說：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因為我從來沒有經驗過、這種論點是非常脆弱的楊格氏看出這種論點的愚拙，他說：「如果你對基督徒說：『我從來沒有經驗過所以知道沒有神』。他會回答說：『對不起，我經驗過、所以知道有神』」，那你就無話可說了。」

否認任何事物的存在，就表示對這一方面有完全的知識，所以有人說！科學家所肯定的事多是對的，所否認的事都是錯的、人若沒有完全的知識就不能完全否定一件事、很可惜有好些心理學家否認超自然的存在、如此就自絕於人生活動重要的一個領域之外、如果這個靈界活動的領域是實在的，任何對成熟的完全了解，就應當包括對神和屬靈事物的了解。

以上就是成熟的四大條件：知識、控制感情、道德敏感、和靈界認識。人是一個整體、不是許多却分湊成的，所以以上四項任一方面不成熟，他就

是個不成熟的人、不管其他方面多麼成熟。

衛斯理在「基督徒的完全」一書內說到：基督

徒在言行方面仍有很多的錯失、最好的人也難免、所以人人都需要每天求主赦免我們的過犯、人愈聖潔，愈感到自己的虧欠、所以我們要明白聖潔不是熟四大條件的一半。很明顯的心裡學家對倫理道德並無權威，在倫理的事上，也許他會提供他個人的看法，但那不過是他個人的哲學並不是科學的定律。同樣地在屬靈的事上、他也能提出他個人的看法、但那也不是科學。科學只根據感官。因此對神的認識不是科學儀器可以獲得的，科學對於屬靈的事物既不能證明、也無法否認，如果一個科家對屬靈的事物發表什麼意見的話、他是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發表的、不是以科學家的身份發表的、心理學到今天還是「門新興的科學、太幼稚了。心理學的理論紛歧錯雜，彼此都不能一致。既然成熟與屬靈的認識有關、我們就不能在心理學的範圍內尋得完全的真理。

如果我們要認識何為真正的成熟、我們必須請教於有高深屬靈認識的人，使徒保羅在成熟這一件事上有透澈的了解，他說：「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長大成人」我們已經看見成熟包含多方面的發展，感情的發展需要了解自己，道德的發展需要了解別人，靈性的發展需要了解神，讓我們看保羅怎麼說。保羅說：「你們中間凡是最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這裏的「完全」就是「成熟」之意。

保羅說到最重要的是「愛」、在西三：13他說：「愛心是聯絡全德的」。另有譯本譯為「愛能使

成熟的人有知識、但知識不完全，他應該在知識上日日長進。他能控制感情、但是在這方面也要日日進步。同樣的在道德方面，他也需要長進，甚至聖潔的人能繼續看出他對別人可以更仁慈更關心。如果成熟能一步成就，那就談不上成長了，在屬靈認識方面也是如此，基督徒能更多認識神。

衛斯理講到基督徒所受到的試探是終生不斷的。基督徒雖然不致於犯大罪，但在靈裏仍有被試探的可能所以他勸告人說：「要儆醒禱告防備驕傲，你也許會跌倒而不自覺，驕傲的罪常蹲伏在人的後門口。」

在此我要提到人的努力有人以為人被聖靈充滿以後什麼都不用努力了。其實不然，我們不但要靠神勝這試探，也要加上自己的努力。有時候我們像是浮在水面上，被神的靈所托着，有時都需要自己努力游泳，我們靠着神的靈得以成熟，我們自己也要下功夫，衛斯理說：「我們能幫助或攔阻那天然的罪」他說：「我有發怒的天性，每天有此傾向，但我能儆醒禱告靠主勝過。」

我們傳講聖潔真理時有一個錯誤，就是把成聖看為一件已經作好了的工作，這是靜態的成聖觀。實在說，我們需要動力的成聖觀。我們要記住成聖是在重生時開始的，我們一天活着一天就沒有完全成就，每個人都是行走天路的旅客，只有到達那邊才有完全的成熟，但是我們每天都應該比較更成熟一點，每天要改進一些。

衛斯理說：「不要依靠剎那間所成就的成聖經驗，應該每時每刻在生活言行上討神的喜悅，這就是動力的成聖觀，強調每時每刻的生活，成熟的基督徒應該每天比以前更成熟。」

中國教會與神學教育

戴紹曾院長

一個看起來似乎矛盾的現象出現在中國的教會，那就是反對接受神學教育，而中國傳統以來却是異常的重視教育。四千年前，地球上的一些部落民族還正過着蠻荒生活的時候，中國已昂然曉得「知書達禮」了，傳統倫理道德中的尊師重道及數千年延亘官場上的科學制度，都說明了中國何等重看「教育」。一個人想要作官貢獻國家，他就要「讀書」。到如今路線分得更清楚了，從事那方面的工作就要接受那方面的教育。

一百多年前福音傳入中國，成千上萬的中國同胞接受了基督，他們與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一樣，以聖經為準繼續宣揚救人的福音，但是在接受神學教育這方面，他們猶豫，他們不願，為什麼呢？什麼理由他們反對？有什麼原因造成這情形？據我的觀察，這是有理由有原因的。本文恐篇幅太長不能從頭說起，僅就近二十年來的情形分析一下：

一、有些人認為作神的工服事神與作一般的工作不同，乃要直接從神得造就，受神的訓練，而非得自人，故人的訓練是不必要的或多餘的。

二、一百多年的中國教會史，宋尚節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他對教會有很大的影響，他進過一所神學院，後來他唾棄它，稱之為瘋人院、鬼學院。同時，現在也有一些有力的傳道人，他們從未受過神學教育。

三、保守的宗派制度不容神學觀點不同者。譬如這一宗派辦的學校，不太願意有不同看法的教師與學生，總希望「大家一條心」在這一宗派上為所信仰的奮鬥。

四、師資問題。外國教師不易實際教導中國學生，同時無足夠良好中國教師，有的出國深造而不返回執教，有的回來却不合用。

五、神學院是個研究神學知識的所在，而非給予實際訓練的地方。

六、水準低。中國的神學院一般程度都較差。

七、進了神學院會失去火熱的心，甚至信仰動搖。

以上任何一點理由，都致使中國教會對神學教育不敢冒然舉步。然而

我要說的是，今日的中國教會却面臨一個新的局面，從教會廣大年輕的一代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渴求神學教育的趨勢。近二十年中國有巨大的變化，教會也不斷面臨新的問題，就拿台灣一島來說，顯見的事實與日俱增，今願舉幾個有目共睹的例子，以說明中國教會不能再輕看神學教育了。

一、一般國民教育水準不斷在提高，神的工人在各方面（不僅在學識上）也要順應而提高，以供應需要，單有靈性經驗是不够的，是範圍狹小的。

二、各教會的青年聚會，越來名目越多，佈道、培靈、查經、見證、交通，不但在教會；也在校園裡，在各個夏令、冬令會中，不但是一個小時；也是一兩天，甚至一禮拜。他們懂得了一些，還要更知道。

三、為培植有希望的青年領袖，於是各種訓練班、造就會出現，一禮拜的時間不夠，擴大為一個月；一次不够，繼續幾期，諸如各教會在假期的造就班、訓練班，校園團契的同工造就聚會，學園傳道會的個人談道訓練班等，顯示教會新血需要接受正式訓練。

四、靈修書刊雜誌逐漸出現有關神學的論題，表示讀者中有人需要，但這些零碎片斷的作品已供應不及也供應不了，有人需要成套的、有系統的、多方的、面對面的、有討論餘地的課室與課本。

五、亞太福音會議中的「亞洲人向亞洲人傳福音」口號，更道出今日中國教會千萬待收割的莊稼在呼求中國工人。

六、去年中華海外宣道協會成立，為中國教會史上寫下嶄新的一頁，許多青年嚮應此呼召，等候差派，而他們需要裝備，需要訓練，說得明確些，他們需要一段時期專心受神學教育。

七、最近一位從印尼來的唐崇榮弟兄，在臺灣各處證道，他是中國人，他是青年人，他是被神重用的、在成千的聽眾前，他說了一句在中國教會中絕難聽見的話，對着百多位站於台前願獻身事主的青年，他誠懇地說：「你們要進神學院受造就！」這些青年何從呢？

故為本文的結束，我願採用六十年前美國有名的神學家 Olin A. Curtis 的一句準確的預言：「一個道德與主救贖工作的浪潮將自我們

所傳至的外國工場反傳回我們。」

THE BIBLE RESPONDS TO LIFE

James H. Taylor, Sr. (戴永冕牧師)
Spring Arbor, Michigan 49238

Life is God's gift to anyone who believes in Christ's death for his sins. Life, of course, must be fed, and life is necessary for discernment. Thus both Bible-reading-appetite and understanding are consequent upon life.

In daily prayerful Bible reading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e sometimes marvelous relationship and juxtaposition to one another of its verses, chapters and even of its Books. This relationship is by no means accidental. Design is evident. For all who are born again, meditation of this kind adds to both illumination and spiritual nurture. It will not be so for others, for obviously the dead can neither eat nor discern.

The Word of God is both living (Heb. 4:12), life-producing (I Peter 1:23) and life-nurturing. It provides suitably for the appetite of the new spiritual life of anyone when he is born again, I Peter 2:2. The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Bible becomes exciting and joyfully alive, Jer. 15:16. If, and as growth proceeds the diet becomes stronger, I Cor. 3:2. Very profitable lessons may be learned through prayerful meditation on why a verse or passage is where it is.

For example I Samuel 14 illustrates the fact that, as shown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even though King Saul was indeed in the utmost extremity, had he obeyed and believed God as his son Jonathan did the Lord would have given him the victory over the Philistines.

God provides a microscopic view from His activities in our tiny world of time as recorded in the Bible of his infinite workshop in the still little known vistas of limitless space which will proceed throughout endless eternity. Think, Man - God's fellow-worker! This staggers the imagination. Remarkably, though written in a nomadic agricultural and row-boat fisherman's setting, the Judeo-Christian Scriptures speak pertinently to this computerized space age too! Surely the Psalmist wrote accurately that God's word is ageless, Ps. 119:89.

Historically, the Book of Ezra follows that of Daniel. It is its sequel. The movement of the two books is in opposite directions. Both record God's sovereign activity. Daniel teaches that God's control is neither confined within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nor limited to any age. He is demonstrably Lord of time. Before time began, He was; and He will continue to be after time ends.

The Book of Daniel portrays God's activity in judgment. Sin enslaves and finally delivers its captives to foreign bondage. For years Jeremiah had warned God's people to repent. They brazenly refused, so God deliv-

ered them into Nebuchadnezzar's hands. The movement was from JERUSALEM TO BABYLON into the slavery of foreign captivity. Its purpose was to fulfil God's Word. Though a prisoner, a God-fearing youth by obeying God found himself where the action really is, Daniel 1:8. What action? God's, of course, Jer. 1:12. Amazingly God used that young captive at both ends and in the unfolding drama of a most important era in mankind's brief history.

In the Book of Ezra God's activity among nations was again depicted, but in a reverse direction. The movement had changed to one of mercy - from BABYLON TO JERUSALEM - out of Captivity into freedom and REVIVAL. Its purpose was clearly stated to be "That the word of the Lord might be fulfilled," 1:1. May Daniel in his old age have been God's instrument to give this charge which the Persian King acknowledged to be from the Lord God of Heaven, and Cyrus obeyed?

Two returns are recorded in the Book. The first under Zerubbabel was ordered by Cyrus. It portrayed GOD FAITHFULLY FULFILLING HIS WORD. Nearly ninety years later the second return was led by Ezra. This he recorded autobiographically. Here we find MAN BY FAITH OBEYING GOD'S WORD. Ezra, too, so to speak, as Daniel had earlier, was minded to be where God's action is. Always the meaningful scene of creative action is where God is working. Invariably other areas of action are futile, senseless and destructive. Ezra discloses the discipline by which he had prepared himself, 7:10. In this record, and in the closing six chapters of the Book of Nehemiah we find how signally God honored His courageous and faithful servant as he sparked two of the greatest REVIVALS in Old Testament history. Interestingly enough, through the Word, they dealt with conditions peculiarly related to relevant problems today!

Yes,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and God is active. He fulfills His word. Working by faith with Him where the action is we obey that word. The devil uses unbelief, deceit, lying wonders and roaring lion-tactics to achieve his ends. Who dares fearlessly to accept the haughty and defiant challenge of the current spirit of lawlessness and sin, and without apology or mental reservation has courage boldly to affirm belief in the living word of God? He will surely triumph. He will find that:

THE BIBLE RESPONDS TO LIFE —— AND TO OBEDIENT FAITH.

遠方傳福音的使命

吳勇長老

——原載海外宣道第二卷第三期——

讀經：「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太二八：一八—一九）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一六：一五）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八）

壹、錯誤攔阻了這使命

一、使徒時代（也是今日 教會）的錯誤

主給了教會一個遠方傳福音的使命，而今日教會將它耽誤了下來：因為今日在接受與遵行這使命上有著錯誤，而這錯誤就攔阻了這使命的遵行。其實這些錯誤，在使徒時代就已經發生過，請看一處聖經：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耶穌對他們說，父憑着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徒一：六—七）

從這短短兩節經文中，我們就可看出當時的門徒有着本分的、真理的、自私的以及越分的錯誤：

1. 本分的錯誤

當年門徒問主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

國，就在這時候嗎？」他們只提到「你」，沒有提到「我」，這裡就有着一個本分的錯誤。關乎神的工作，哥林多前書三章九節明確地告訴我們：「我們是與神同工的。」聖經的史實，也處處如此印證。當年神要按照他的應許，拯救以色列百姓脫離埃及人之手，領他們出埃及，他就挑選摩西與他同工，使他在這個使命上一同有份。以後，神要建造一個會幕，他要摩西代表神，就另安排比撒列與他同工，並以神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聰明、知識，能作各樣的巧工。其後，神託付尼希米一個使命，吩咐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牆，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大聲疾呼：「來罷，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尼二：一七），以後百姓就起來響應同工。直到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上的時候，他要建立天國，傳出「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的信息，他就挑選呼召十二使徒和一批門徒與他同工。

可是在這裡，他們要復興以色列國，只提到「你」，沒有提到「我」，只認為這是神的工作，而不認為這是人的工作，只認為這是主的工作，而不認為是門徒的工作，所以他們在本分上，有着一個認爲是門徒的工作，所以他們在本分上，有着一個錯誤。主已把將福音傳遍普天下萬民的使命，託付給教會，今日信徒也照樣認為這僅是神的工作，而不肯積極起來與主同工、付上一切代價去遵行，這實是犯了本分的錯誤。

2. 真理的錯誤

門徒問主：「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這裡還有一個對真理領受的錯誤。

路加福音曾有這樣一段記載：「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看哪，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路一七：二〇—二一）

猶太人對神的國，既然問及幾時來到，可見他們以為這國是指着外在的，也是指着將來的。可是主耶穌給他們的答覆，却是：「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這個「心裡」是指到內在的，不是外在的。神的國就在他們中間，這個中間是指着現在，而非指着將來。他們實是在真理的領受上，犯着錯誤。

像這種錯誤，猶太籍信徒對得救問題也復如此。他們在得救問題上，將割禮的事翻來覆去的講，他們雖屬相信了人的得救是靠主的功勞，但他們也還認為同時要算人的功德，這就是說，算主的功勞，再加上人的功德，然後纔有人的得救，這實在是對真理認識上的錯誤。

現代信徒對真理的領受上，實仍多有錯誤。就如，神所注重是屬天的，人所注重是屬地的，這就是在真理領受上的錯誤。你看，今天多少基督徒對這本聖經，只着重關乎現在的，因之，他們只着重如何待人接物，如何救貧濟世，完全注重屬地的一面，却沒有注重屬天的那一面。當前的教會有一個嚴重的危機，就是一味在往生活方面講究。我不說生活不要緊，只是生活是由生命來的，如果生命不對或不長進，生活又如何能好得起來呢。今日教會的信徒，在真理上既也仍犯着這樣錯誤，注重屬世的，不注重屬靈的，因而忽略了主給我們的使

命。正如使徒約翰所曾勸告我們的：「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此外，在真理領受上發生錯誤，自然就引起肢體間的爭論。肢體間一有爭論發生，必然分散了力量，以致就沒有力量來擔負這大使命。

3. 自私的錯誤

從門徒問主的話語「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可以看出来他們只是單單關心他們自己的國家，犯了自私錯誤。

什麼叫作自私的錯誤？就如當今一般治理教會的人，大概都有這樣的思想，以爲自己教會裡的事都尚未作好，怎麼能去作到遙遠的外地呢？所以當他們一聽到有人提及「海外宣道工作」，就認爲這批人不切實際，徒然「好高騖遠」而已。其實治理教會者若是自私，單顧自己，不肯遵行主的命令，結果他那教會本身的工作也必永遠作不好。

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中，稱讚腓立比教會：

「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一：五），因而他滿心感謝讚美神。何以腓立比教會間的同心合意能够維持這麼長久，難道他們中間一點都沒有意見、磨擦和衝突嗎？我想他們中間照樣有意見，磨擦和衝突的存在，不然的話，保羅也不必勸導他們說：「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了。」（腓二：三）既然腓立比教會裡有意見、磨擦和衝突存在，又怎能說是「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呢？這理由很簡單，因爲腓立比教會間雖有意見、磨擦和衝突，但爲着福音的原故，他們都甘願犧牲小我，顧全大我，大家都以興旺福音爲重，纔能彼此放下個人的意見，消除相互間的磨擦與衝突，好使大家同心合意興旺主所託的福音。

可是我們在這裡看見，今日教會的錯誤，就在一直單顧着自己，無心去遵行主所託付的大使命。其實一個教會若是一直單顧自己，不肯遵行主的命令，那不但它內部的問題不能解決，而且問題也必屢出不窮，愈來愈複雜，以至永遠不能解決。」

施比受更有福」。這是神給我們的原則。列王記上第十七章內記載以利亞往撒勒法去，見到一個寡婦在那裡檢柴，以利亞就呼喊她說，求你用器皿取點水給我喝。當他去取水的時候，以利亞又呼喊她說：「也求你拿點餅來給我。」她說，我沒有餅，罐內只有一把麵，罐內只有一點油。以利亞對她說：「不要懼怕，只要先爲我作一個小餅拿來給我，然後爲你和你的兒子作餅，耶和華神如此說，罐內的麵必不減少，瓶內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婦人就照着以利亞的話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都，並以利亞哭了許多日子，罐內的麵果不減少，瓶裡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這是「施比受，更有福」的見證。

今日下午在「開會禮拜」中，我已曾和弟兄姊妹提到加拿大多倫多民衆教會對海外傳福音的負擔，完全憑着信心禱告，結果所差出去的工人逐日增加起來，先是只供應三個工人出去，以後就增加到五個，十個，一路增加上去，直到一九五九年時從他們中間差遣到海外的宣道者已達三百六十人，爲王作了施比受更蒙福的美好見證。聽人說：他們教會的禱告會每次都有成千人參加，而且聚會光景異常活潑，有人起來爲非洲福音的需要禱告，也有人爲越南人的得救祈求，對世界各地失喪的靈魂都有人放在負擔裡去禱告。他們的禱告既有題目，實在顯出他們靈裡有着出路。前年我在德國柏林一個浸信會講道，他們的禱告會那天就有二百多人參加，內中有着一百多位開口出聲帶領大家禱告，從下午七時開始，直到十時四十分尚未結束，我雖聽不懂他們用德語禱告的內容，但爲我翻譯者曾告訴我，他們都在爲他們心中所負擔，在供給上有份的海外傳道人禱告，這真顯示他們靈裡有出路。如果一個教會犯了自私的錯誤，只顧自己，不但忽略了主所交給他們的託付，攔阻了主託付的大使命，而且所着重的，只是使禮拜堂的建築如何弄得美侖美奐，詩班的衣服如何使其美觀講究，結果對主託付，却偏偏把它忽略了，以致教會對應負的大使命反而耽誤了下來。

分的錯誤。

今日教會照樣有着這樣的錯誤。我們有着我們的本分。我們應當知道的，就是主所託付我們的大使命，我們應當知道的，就是如何擔負起這將福音傳遍天下的大使命。然而今日教會却不是如此，它所着重的，只是使禮拜堂的建築如何弄得美侖美奐，詩班的衣服如何使其美觀講究，結果對主託付，卻偏偏把它忽略了，以致教會對應負的大使命反而耽誤了下來。

二、錯誤造成對主託付的忽略

主耶穌當年對門徒所問的問題中，指出他們有着四種錯誤——本分的錯誤，眞理的錯誤，自私的錯誤和越分的錯誤。使徒和門徒們因有這種錯誤，所以忽略了主所給他們的託付，以致攔阻並耽誤了他們應負使命的遵行。

神對他所託付給人的使命，他的要求是什麼？馬可福音中有一個字用得最多，那就是「就」字。

「就」的意義，就是「立即」。神對人的要求，就是要人「就」去遵行他的吩咐。當神試驗亞伯拉罕時，吩咐他說：「你帶着你獨生兒子以驗亞伯拉罕到那山上，把他獻為燔祭。」亞伯拉罕次日一清早起來，就立刻去遵行，一點都不稍懈怠遲延。何以亞伯拉罕能那般合神心意呢？就是因他對神的吩咐，從來不懈怠遲延。

可事神所交託給當年使徒和門徒們的託付，他們起初雖因有錯誤，以致耽延下來沒有立時就肩負起來遵行，然而他們一經主愛的光照與激勵，很快就從那些錯誤裡出來，因而很快就把這大使命肩負起來也很快地就將福音廣傳出去，傳遍了地中海一帶地域。

不僅使徒時代教會曾有過那些錯誤，後來西方教會也曾有這些同樣的錯誤，以致攔阻了主所託付遠方傳福音的使命推行。當年戴德生先生在中國傳道時，曾有人問他說：「福音傳進英國以後，又隔了多少時間，纔再傳到中國呢？」戴德生先生的回答是五百年。那人就說：「這實在是可惜，如果你以後戴德生先生就將這句話帶回到英國去，提醒他們早一些來，我的父母就不至于死得如此的慘。」

在一千九四三年間，我國陝西鳳翔有一位馬馬可

牧師（西北聖經學院副院長），他對遠方傳福音滿有負擔，經過禱告，發起組織遍傳福音團。這遍傳福音團，英文的名稱叫 Back to Jerusalem，因為在他禱告中曾向他顯現並向他啓示：自五旬節開始，福音的道路暢達，絕大部份是向西的方向發展，從耶路撒冷經安提阿到整個歐洲；從歐洲到美洲，然後到東方亞洲；從中國的東南部到西北部，直到那時，從甘肅以西，尚找不到一個根基穩固的教會，所以吩咐他當從甘肅向西傳福音，直到又返回到耶路撒冷為止，讓福音的光圈繞過那黑暗的地區。偏傳福音團成立以後，國內有許多愛主的同道響應，也有許多司得異象的青年人奉獻出來參加這項工作，他們曾把福音推廣到寧夏、青海、西藏，

並經由甘肅的狹長地帶而推廣到新疆省會，他們更準備穿過亞洲邊沿的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而把福音帶回耶路撒冷。他們已擔負起這大使命，並將福音推廣到西藏新疆，正打算邁出國門，以後因大陸淪陷變色，致使工作暫時停止在那裡。中國教會史上有人起來遵行主的託付，肩負起教會的大使命，這尚是僅見的一次。

當今世上各國的教會，風起雲湧地起來要擔負這教會的大使命，只是中國教會尚未能起來擔負這大使命，原因就在仍然還陷在上述種種錯誤的重重包圍，以致受到未能自拔的影響，求主早日領我們突破這些錯誤的重圍，好從其中出來。

貳、因愛、擔負這使命

一、「你們」要去傳福音

現在我要和弟兄姊妹另外提到一方面，就是「因愛、擔負起這使命」。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曾讀了幾處聖經，一處是

馬太福音廿八章十八至十九節，一處是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節。這兩處經文中，主耶穌都是用的「你們」一詞，「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這是馬太福音所記載的。「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這是馬可福音所記載的。

剛纔已提過，當年門徒聚集時曾問主：「你復興……」，是指「你」而不是指「我」。而主耶穌的命令，却是「你們」——不但是指「你」，而且是指「你們」。這個「你們」的意思，是指着早期先選的門徒，也指着以後繼選的門徒。

主把這個大使命交給了早期先選的門徒，如使徒彼得、雅各、約翰等和衆門徒。這些先選的門徒

，如彼得因得異象，就把這福音單是爲着猶太人的成見打破，以後他就到羅馬人哥尼流的家裡去，把這使命擔負起來，將福音傳給外邦人。又如腓利，先是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正當那邊大復興時，聖靈又感動他到曠野去，他就順服聖靈的引導起身前往。那曠野是迦薩，從耶路撒冷去埃及的通道

，乃是一片荒蕪的沙漠，不料竟有一個埃及人，有大權的太監，正從耶路撒冷禮拜了回去，坐在車上唸以賽亞書，腓利就在聖靈進一步帶領下，將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傳講給了他。埃及的太監蒙恩得救並受洗了以後，就把福音帶進今日非洲阿比西尼亞的地方。這些先選的門徒，曾肩負起遵行這使命的責任。

我們再看繼選的門徒，如保羅、巴拿巴、西拉和提摩太等輩。當安提阿教會門徒事奉主，禁食禱告的時候，聖靈就吩咐他們差派巴拿巴和保羅去召他們所作的工，於是福音就從此推廣到加拉太、亞西亞、馬其頓和亞該亞，傳遍了地中海周圍一帶，並傳進羅馬，福音就是這樣一直在推廣開去。這些繼選的門徒也照樣擔負起她的使命。

弟兄姊妹，主也照樣把這使命交給了歷世歷代教會衆聖徒。諸如李溫司敦施達德等到非洲去，馬里遜戴德生等到中國來，克里威廉到印度去，耶德遜到緬甸去，他們也實實在在地把這使命負擔了起來。

在這裡我們要總括一句，不但是早期先選的門徒、繼選的門徒，就是歷世歷代的聖徒，都先後起來把這大使命擔承。所以這「你們」的範圍，不但包括先選和繼選的門徒，也包括了早期和後期的西方教會信徒。可是各位，「你們」的範圍並不應到此爲止，也應該包括東方教會的信徒在內。可是今日世界各地傳福音的工場上，雖有東方人在那裡擔起這使命，只是這些東方人祇是韓國教會或日本教會差派去的，惟獨尚無中國教會差派去者的腳踪。長此下去，總有一天要判翟輔民先生所說的：等到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中國教會和信徒又怎能逃脫在基督臺前遭受嚴厲的審判呢？！

二、向「萬民」去傳福音

主的命令：「你們要去傳福音」，但向誰去傳呢？這傳福音的對象，乃是萬民。向萬民去傳福音，早在舊約時代就有此真理。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神阿，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詩六七：二三四）

向萬民傳福音，舊約時代先知就已被聖靈啓示，將這真理寫了下來。萬國得知主的救恩，所以這救恩，不僅是給猶太人，也是給外邦人。

當年約拿曾奉神差遣往尼尼微去傳福音。約拿可說是第一個被差遣到國外去的傳道人。可是約拿却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神。神的命令會徒然返回嗎？約拿既抵擋神，神就藉着他的大能，逼着他不能不去負起這使命，這是記載在舊約聖經的。

到了新約時代肇始，當主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天使首報佳音說：「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這大喜的信息也提到了萬民。

主耶穌在世時的工作，據約翰福音的編排，第三章記載他向尼哥底母傳講永生之道，第四章就記載他向撒瑪利亞外邦婦女和那城裡的外邦人佈道。他自己就預先立下一個美好榜樣，向本國人、也向外國人傳福音。因為他後來對門徒的命令乃是向萬民傳福音，這「萬民包括本國人，也包括外國人」。

弟兄姊妹，在萬民中間傳福音，有着很多的難處。民族間實有許多問題，諸如種族歧視的問題，水土不服的問題，風俗不同的問題，宗教背景的問題，在在都是難處。種族上的歧視會造成排斥作用，對外來的每每不能接受，就如我們身體上就有排斥的性能，今日醫術上換新，最困難的是遭到排斥。這使傳福音的人產生心靈上的痛苦。還有水土不服的問題會造成遠地前往者身體的衰弱。還有到一個宗教背景不同的文化落後地區去宣道，還會引起生命的危險。十幾年前，五個美國青年到厄瓜多與卡去拓荒，就被當地土人所殺。但是王既已吩咐去向萬民傳福音，那末這些問題都應不予考慮，同時這些難處，也都不能構成對教會的威脅，也不能構成對我們的威脅。好像當年大衛渴想能喝到伯利恒城門旁井裡的水，就有三個勇士爲了滿足大衛的心，不顧性命地去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從伯利恒城

門旁的井裡打水，拿來奉給大衛。照樣，今天在萬民中間傳福音，雖然會帶來心靈的痛苦，身體衰弱的痛苦，甚至會造成生命的危險，但是爲了要滿足主的心，我們就應不顧那一切問題或難處了。

所謂萬民應該是包括世上各種族。當今福音可說是已經傳遍了各大洲，但根據統計，世上尚有二千個種族尚未聽見過福音。這二千個種族中，新幾內亞佔了六百廿六個種族，南洋羣島佔了五百廿一個種族，非洲佔了三百五十個種族，南美佔了三百個種族，印度佔了一百個種族。世上萬民中既然有這麼許多種族沒有聽見過福音，又如何可說是福音已傳遍天下呢？主耶穌告訴我們，福音傳遍天下，然後末期纔來到。所以去向萬民傳福音，正是今日教會應負的使命。

三、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我們已提過，你們（歷世歷代並包括今日所有各地教會的信徒）去向萬民傳福音，但是應往那裡去傳呢？主的命令是往普天下去。「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這普天下，不但指着國內，在，傳福音給萬民聽。這普天下，不但指着國內，也指着國外。要往國外去，就要遠渡重洋。從前交通不便，保羅從該撒利亞到羅馬這一段短短的水路，就航行了七個月。第一個美國宣教士克里威廉到印度去，一共乘船航行了五個月，第一個到中國的傳教士馬里遜，從英國到廣州，一共航行了八個月，其後戴德生先生坐了一艘四百七十噸的船到中國來，也一共航行了七個月。這種長途跋涉，實在是辛苦。還有，他們到遠方宣道，既要離鄉背井，拋妻棄子，復因交通不便，與家人書信鮮通，倍增思親之苦，加以初到一地人地生疏，言語隔閡，實在感覺孤單。過了一段時間，雖然語言算是學通了，又以當地居民宗教背景不同，生活習慣格格不入，當地居民所受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要他們離開舊有的已非容易，再要進而叫他接受你所傳的，更

是困難，在此場合，工作上委實多有艱難。所以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實在有說不盡的痛苦。但是我們想到世上曾有一個來自最遠方的宣道者，他比李溫士敦，戴德生等任何一個傳道人來得更遠，那就是主耶穌基督，他從天來到地。月球僅離開地球廿三萬哩，主耶穌基督所在的天，離此究竟有多遠呢？那是天外之天，第三層天的意思，乃是一個星雲系統以外的又一個星雲系統，這到底底是多遠，簡直不可想像。而且他來地上時，比我們更孤單，聖經提及牧人被擊打，羊羣就都分散了。我們若到一個地方去，還有人在後面拉着一把繩子，經濟的支援，禱告的支援與關懷的支援等，但是主耶穌當年在地球上因我們的罪被擊打，羊羣就都分散了，可說是比我們更加孤單。他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比我們更甚，從皮肉受鞭傷，手脚釘在十字架上，一直痛到骨頭都脫了節，最後他的心房破碎，當羅馬兵丁拿槍扎他肋旁時，隨即就有血和水流出來，可是爲着大愛，他願意擔當這一切。爲着愛，孤單、他願意，痛苦也願意，什麼都願意。爲着愛，他把天上的尊貴榮華捨棄，他把寶座上的權柄拋棄，來到這卑微的世界，連作人的生命也照樣捨了，在十字架上把一切都完全傾倒了出來。今天我們爲着愛這位爲了我們的罪流血捨命代死的主，我們又怎能不爲他拋棄屬世的一切呢？所以爲着愛，我們甘心樂意願把主所交付我們的使命擔負起來。

我再說得更清楚一些，中國教會的弟兄姊妹難道沒有人愛主嗎？中國教會弟兄姊妹愛主的心既不能落人後，那又爲什麼不能夠像西方信徒一樣，爲了主、把我們屬世的一切拋棄呢？過去我們雖因有着本分的錯謬，真理的錯謬，自私的錯謬，和越分的錯謬，被這些錯謬攔阻了對這大使命的遵行而把它耽延了，但是感謝主，只要我們今日回頭過來全心愛這位曾爲我們流血捨命的主，他必要開恩，領我們從這些錯謬中脫開出來，並用祂的大愛澆灌我們，讓我們因着愛，就能把祂所交託給我們遠方傳福音的大使命擔負起來。

神召我往

寮國傳道——連素華

神說：「我要在淨光的高處開江河，在谷中開泉源，我要使沙漠變爲水池，使乾地變爲湧泉……」（賽四一：18）

主後一九六六年夏天，我還在高雄聖光神學院接受主的造就，有一天，在課餘時，逕自漫步到圖書館瀏覽屬靈的書報。看到一本月刊，裡面詳載各國的宣教工作及需要，當我的眼睛落在關乎寮國方面的報導時，一股磁般的力量吸住我的心，把起初那種隨便看看的思想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寮國的人口、福音工作迫切的需要，從此烙印在我的腦海中。那段報導後面還附刊一張寮國人民的生活照片，簡陋的房子、破舊的衣服、削瘦的臉上反映出當地居民生活的貧脊，從他們沒有光彩的眼色裡，我看到了他們迫切的需要神的救恩。這是一幅淒涼的畫面，滿了寮國山區百姓靈魂迫切的呼聲，然而有誰去注意、誰去傳揚福音？他們在撒但的壓制下喘息，哀號不已，前途充滿了黑暗，沒有一點指望。他們被捆綁、無人憐憫、主欲釋放，有誰去與主同工？地獄的火焰已蔓延到他們身上，有誰願將主恩帶去搶救他們失喪的靈魂？我的淚珠像湧泉一樣落下來、沾濕了這本月刊當時我向主作了一簡短而深入的禱告：「主！你是知道的，求你憐憫他們，好像你憐憫我們一樣。」隨手記下了寮國的資料在「拾穗」簿裡，就回寢室，那時同學正忙着作業，我也準備動手做我的清潔整理工作，可是心意紛亂，

不知該作些什麼好！思想還停在剛才從月刊中所見那張寮民（山區）的生活照片上面、一個同學打趣着說：「哈！破天荒！第一次看見我們的緊張大師坐着發呆！」我却靜默不語。「噯！有心事嗎？」

，號稱愛斯基摩人的陳姊妹關心的望着我，心中直打問號（？）。離開寢室、再次來到圖書館想找書本來排除心裡的煩燥。當時太陽已西斜，飛鳥歸巢，黑暗將籠罩大地，我坐在圖書館望着窗外花架上的花發呆，手上的那本書早已滑落在地上，突然一句神的話臨到我耳中：「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爲我去做呢？」這句話清楚而有力的叩着我的心扉，我趕忙拔腿離開圖書館，尾隨着同學的脚步到了飯廳。

這時飯廳內飯香四溢，同學們已安靜地準備好等着謝飯，這時我感到頭部一陣暈眩，但却清楚的浮現那句帶着挑戰的老話：「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爲我們去做呢？」心靈好像不能繼續呼吸一般，我立刻站起來，向同學道歉後，急速跑到學校的三樓涼臺俯伏跪在地下眼淚像氾濫的洪水一般放聲哀哭：

「主啊！求袞釋放我，我願順服袞的呼召，隨袞引領、我必跟隨，我既是袞壇上的『活祭』就沒有權力計劃自己、我把全路程交在袞手中，袞知道我該作什麼最好，袞也知道那條路是美又善的。使袞的名字在這瓦器身上得榮耀，奉耶穌的聖名禱告，啊！你們的屍體要埋在寮國的土中，你的血要流在寮國的地土上！」

「福音還未傳，可能就埋骨荒山。」「寮國與台灣尚沒有邦交且拒絕台灣去的人哩！」好的朋友這樣說。但是，主對我說：「我開的門沒有人能關，我要在你前頭行，打破一切的銅門鐵門。」「我要在淨光的高處開江河，在谷中開泉源，我要使沙漠變爲水池，使旱地變爲湧泉」。我對自己說：

到中國，却叫我等了十七年」戴院長也對我說：「感謝主、祂必引領你讓我們來禱告」我心受了大的勉勵雖然如此却也有不少冷言冷語譏笑我，在我頭上倒了不少冷水，例如自我從聖光畢業後，在偶然的一個機會，與朋友同餐，一個朋友邊吃邊說：「有些外國宣教士因爲在本國沒有立足發展抱負之地，所以到中國來，我想：從中國出去的必不例外。」這是人頭腦裡的想法。一個月後忽又收到一封充滿人的聲音的信，那信中寫着：「我們傳的是基督，你傳的是自己的肚腹。台灣尚有這麼多鄉村沒有聽過福音，你竟妄想要到遙遠的國外去作宣教士的夢，真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我要奉主耶穌的名勸你悔改。」接二連三地聽到一片人的聲音譏諷我：「初生之犢不怕虎！嗨！一個女孩子，真不自量。」「年輕人對傳記看多了，也要妄想模仿起別人，作起宣教士來了！」「內向安靜的人容易幻想！」

「一定要去那麼遠嗎？台灣不也有許多靈魂需要你？」母親靜靜地勸我，當天下午，她的眼睛又紅又腫。我心雖痛，但主的話說：「人若愛自己的父母甚於愛我，就不配作我的門徒。」「哼！到寮國去送死！」父親撇着嘴說。

「現在寮國那一帶真危險，去了也就回不來！」

「福音還未傳，可能就埋骨荒山。」「寮國與台灣尚沒有邦交且拒絕台灣去的人哩！」好的朋友這樣說。但是，主對我說：「我開的門沒有人能關，我要在你前頭行，打破一切的銅門鐵門。」「我要在淨光的高處開江河，在谷中開泉源，我要使沙漠變爲水池，使旱地變爲湧泉」。我對自己說：「你的屍體要埋在寮國的土中，你的血要流在寮國的地土上」。

有如楊子江

浪

史密德教授

他曾參與中國教會，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二五年間的屬靈大復興的高潮期，他的名字是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我是在一九三一年元月在加拿大的多倫多遇見他的，那時我正預備首次來中國，他已屆七十高齡，雙目已失明，但他的聽力還很好，我們曾在宣教之家交談過，他的夫人當時坐在他的旁邊，她是一位聾子，因此她要依靠她丈夫的耳朵，而她的丈夫又需依賴她的雙目、這一對忠心夫婦，他們企圖再到中國去傳福音，的確，他們是回到了遠東，在我啟程後，他們曾獻出他們最後的一年力量，在東北九省的西北部、向剛從內地移去的中國同胞傳福音。

在我們交談的時候，古約翰先生，對我所要去的目的地—湖南常德，特別感到興趣，他曾深深地回憶到那個地方，並曾提到那座位在湘北的城市，令人難忍的暑熱，他敘述在那裡，是如何在汗濕的床單中爭扎着過夜的，後來，我自己證明了他所說的各點，都是確實的，事實上，常德素來是以使宣教士失去健康比中國內地任何一城為多而著名的。

古約翰雙目失明的面孔上，帶着一片生命活潑之氣，他告訴我，他們之去常德，乃是應着一位中國大將軍之邀前往的，

在成千的兵士們面前，這位宣教士勇敢地宣傳着耶穌基督的救贖信息，那時，中國正處於政治的與社會的騷亂中，但也正是屬靈收割的日子，並且正當這位宣教士請求兵士們順服「那和平的君王」之時，聖靈就在聽者的身上動了工，每一次的聚會後，那位將軍就感動得流淚，就會跪在講台前，迫切地大聲地為着他的兵士們之悔改而禱告。有一次，古約翰曾給九百六十位官兵施洗，另一次他曾為四千人施洗，這些日子，聖靈如雨地灌注在乾的土地上，預備着在中國有一次靈魂的收割。

正當我要告辭時，古約翰先生又斜靠着下去，並且指着他頭上的「花冠」說道：「這是於一九〇〇年接受的」，他說：「當拳匪在河南攻擊我們時」，有一條長長的刀劍焦痕，橫在他的頭上，如同保羅，這位宣教士的煩惱在他身體內，有主耶穌的「記號」，但神已救了他的僕人脫離死亡，並且如此地保全了他，為了一個遍及中國教會的更廣闊的復興工作。

讓我們凡被召要宣傳這福音給我們這個世代的人，重新覺悟到，我們是處於一種高貴的繼承地位，正如常言所說的：「長江後浪推前浪」，自從古約翰那一天按手在一位整裝待發的青年宣教士頭上，並且迫切地為他禱告後，至今已四十年過去了，一個大浪，常常地跟隨着一連串的小風浪，每一個浪的力量，不可察覺地與其他靈能力。（崇武譯）

如何能以短短的篇幅，描盡我當舍監的兩年喜樂生活呢？當初我一到聖光，曾有人懷疑我，雖然未曾直接問我，但我確知他們的心意，「她能全年跟學生們吃住一起嗎？」因我清楚知道神要在聖光工作，故對我來說絲毫不成問題。毫無疑問的，此兩年實為我一生中最快樂之時辰，但兩年中我並不曾犯過錯，亦不曾遭遇任何難題，只因與學生共同生活所得的樂趣遠勝過了面臨的困擾。或者學生將會告訴你；我有許多事情都不懂，也不了解學生們之背景與想法；但我嘗試着去了解，而且已學會了不少東西；通過上帝的恩慈憐憫，以及學生們之密切合作，我們也一起學習了許多寶貴的功課。

我們亦曾共同分享許多甜蜜而有趣的經驗；諸如在寢室裏或在餐廳裡開一個小玩笑，說個風趣的話；以及無論是與學生全體的禱告，或是與個人的祈禱，都覺得神與我們同在；每當個人與學生在我辦公室裡禱告時，神更是把我們的心溶化在一起；以上諸事皆使我們難以忘懷。

時常，同學們從家裏帶些東西回來，並且送給我一點，說因為我知道你喜歡這個。這實在感動且溫暖了我的心。又如去年學生們自動的為我舉行慶祝生日會，沒有比這個更能叫我感到甘甜的事了。

人們常說：這一代的青年太壞了，沒有多大的靈性。可是我要請你到聖光來與我們的青年們小住一些時候，我覺得神已從台灣青年中選了優秀的青年給我們，他們是一群愛主，努力遵行神旨意，為主而活且引領人歸主的青年。總之，我時常不住的感謝神給我這兩年聖光生活的恩典。（凡譯）

淘 潤 學 同 與

傳道人與外國語文

宋美麗 教授

一位可憐的婦人，一天聽說、有一位宣教士要在一座山村的小教堂內領一次崇拜，她是那麼渴慕地要聽福音，以致她帶着她的五個孩子前往參加聚會。這位宣教士知道：這位母親的路程，是一條峻峭的上山路，爬山者必須抓着路旁的草木或任何一件他能抓到的東西，拉着他向上攀登，所以他問那位婦人：「妳怎麼能够帶着五個孩子爬上這座山呢？」，婦人回答說：「我每次只帶一個上山，然後再下山去帶另一個，直到把他們全都帶上了山為止，但是我並不以為苦，為了要聽到福音，這是值得的」。

爲傳福音而吃苦，也是值得，對於一位傳道人或宣教士而言，學習一種外國語言，常是一條最艱苦的行程，當神在許多許多年前變亂世人的口音時，祂以此而分散世人，並且祂是做了一件美事！（創十一：2），結果，使得今天的我們中的許多人，就是那些想要克服此一隔離（分散）難處的人，必須要學習新的語言。學一種外國語言，很不容易學到熟練地步，必須要像那位婦人帶五個孩子上那峻峭之山一樣每一次帶全部語言中的「一個」上去，那位婦人在她五次攀登上山時，有着耐心與毅力，凡是學習外國語言的人，也必須要有如此的堅毅不拔之精神。

在歷史上的不同時代中，有着不同的重要語言，今天，最普遍被人學習的語言，大概就是英文，特別對那些蒙召全心事奉神的人，學習英文更屬重要，試想：有多少的宗教書籍，文章，以及聖經的譯版，不都是僅僅地以英文著成的嗎！

英文也是旅行中的最主要媒介，不僅標示牌、說明書等文件是用英文寫的，而且它常常也是與不同國籍之人交談的唯一語言；很少有自台灣出外旅行的中國人，能以印度的方言，向印度人做見證的，但卻有更多的人，會以一種普通的語言如英文，帶領印度人歸了主。

我們在聖光教授英文的目的，是在幫助我們的學生，學習足夠的英文，使他們能够運用此一知識上的財富，便利於英文書籍的閱讀，在英文上能有實用上的交通。爲了傳福音，艱苦的行程是值得的！也許其中之一的行程就是「學習外國語言」。（岳峰譯）

畢業生贈言

蔡惠蘭

回憶起初踏入聖光當新生的情景，猶歷歷在眼前，好似昨夜才發的一樣。但光陰似箭，如今我已是即將踏出校門的畢業生，四年來甜蜜的聖光生活，一旦離開，真令人依依不捨，若時光能倒流，巴不得能再重新渡，

每逢屆屆畢業典禮，將一批批畢業生送走時，我都有一番感想，覺得他們一旦離開我們在校的弟妹們，就要彼此互奔西東，勞燕分飛了。沒料到，時間過得這麼快，我自己也要與你尙分離了，是難愁，卻夾雜著喜樂，因爲我們身體雖分開，心卻永結。是恐懼，卻夾雜着新希望，因爲我們的元帥在前頭引路。

我想以老大姊自居，向在校同學贈言，首先懇切地勸你們在校生，第一要和睦同居，這是基督徒團體應有的美好品德，聖光生活有如大家庭一般，雖彼此旨趣，性格有別，但均是同蒙主潔淨，寶血所贖，有志奉獻的小群，該當息息相關，有難共當，有福同享。如果偶爾發生磨擦口角的事不要引爲介意，耿耿於懷，當彼此饒恕互相體恤。切記這是神熬煉我們的好環境，要磨掉彼此的稜角，煉淨彼此間的雜質，使我們更聖潔，更像祂，切勿傷了和氣才對。

其次要互相砥礪，「追求靈性長進與神學知識」，這是聖光生活的一大特色，如何能雙管齊下呢？這完全在於同學間是否彼此警惕，互相砥礪，是否彼此研習？是否不恥下問？是否彼此代禱？當你幫助別人時你就得幫助，當你供應別人時你就得供應，當你關心別人時你就得到別人的關心，你施捨什麼就得到什麼，所謂施比受更爲有福，這實是寶貴的經驗，但願神的恩典，榮耀、聖名，藉你們在聖光的生活闡揚出來，有美好的見證吸引更多有志奉獻的基督徒加入陣營，一

最後，我以沈重的心情向諸位師長同學說聲：珍重再見。

東征之回顧與瞻望(下)

章力生教授
寄自美國

下篇 瞻望

緒言

文 馬太廿四章35；廿八章18
經 行傳一章6-11。帖後一章5-12；二章1-12

緒言

但是東方人，以此爲不信的藉口；甚至西方人，以及若干傳教士，亦誤以其爲西方的宗教。這種錯覺，若不糾正，將永遠成爲福音的障礙。我們若要打破除這種成見。

事實適得其反，國人迷信佛教以爲是東方宗教，其實佛教乃源自印度教；印度教，乃源自吠陀教(Veda)；而吠陀教，乃是古代雅利安人(Aryan)的信仰。亞利安人，乃高加索人種之一，乃爲歐洲人。吠陀教，中文譯作「智論」；「Veda」一字，與英文「Wit」(智慧)語言相同。此事暫不置論，余將有「論宗教」一書詳加論列；於此僅欲糾正一般人的錯覺，藉利福音的傳揚而已。

一 聖道之起源

基督教的發祥地，乃在亞洲，從始祖伊甸園開始，到亞伯拉罕最初蒙召的迦勒底的吾珥，固在亞洲；主耶穌道成肉身，降世爲人，生在伯利恒，長在拿撒勒，亦是在亞洲。主耶穌是亞洲人，祂所選召的門徒，也都是亞洲人。賴理主教(John C. Ryle)說：當初小亞西亞，中東，和北非，乃是基督教興旺之區，而那時歐美各國，却是異教國家」(參閱氏著四福音釋義—Expository Thought on the Gospels, PP. 214-247)。在最初三個世紀，基督教在東方甚爲強盛。其時的大辯道家，如特土良(Tertullian, 145-220)如居伯良(Cyprian, 200-255)，如奧古斯丁(Augustine, 353-430)，並不是歐西人。準斯以觀，國人以基督教乃爲西方洋教，加以排斥；甚至教會裡有些人，以基督教神學，乃是無稽之談。

I 基督聖道之特質

- I 基督聖道之特質
- 一、世人之錯覺
- 二、聖道之起源
- 三、真神的救恩
- 四、人類的盼望
- 五、真正中國
- 六、上帝的戰略
- II 世界問題的焦點
- III 世界末期的異象
- 一、歷史家之見
- 二、神學家之見
- 三、共黨之戰略
- IV 世界當前危機
- V 未來靈戰方略
- VI 世界阿瑟之警告
- VII 結論—道化中國之時機

其爲西方的洋教，這乃是一個不合史實的謬見。不以世人對基督聖道，有一個普遍的誤解，便是以

三 真神的救恩

嚴格言之，基督教根本不同一般凡俗宗教，不應有「時」「空」的觀念，「救恩屬於耶和華」（詩三8）。基督教乃是上帝的救法，乃以全人類為對象；自無始之初，直到永永遠遠：乃是沒有窮盡。但上帝救世，乃有一個計劃祂先興起一個人。亞伯拉罕，乃是東方人，並非西洋人。當神呼召亞伯拉罕的時候，便應許他說：『地上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十二3）。為求萬族得福，在神的計劃中，祂又興起一國，所以當初便應許亞伯拉罕：『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叫別人得福』（創十二2）。

四 真正的「中國」

我們每自稱我國為「中國」其實真正的「中國」乃是上帝所興起的以色列。以西結先知奉召之時，看見天開了，得見上帝的異象（結一①）。他又聽到『主耶和華如此說，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將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國都在他的四圍』（結五5）。神要使萬邦得福，故興起的國，乃在世界的中心在亞、非、各洲的中樞，這乃是不爭的事實，乃是名副其實的真正的中國。』我去年寰球佈道，曾特別到了那真正的「中國」；目覩神興起的古邦，有無窮的感慨！

五 人類的盼望

神把耶路撒冷安置在列邦之中，要叫萬邦得福，所以『地極的人，都當仰望神，就必得救』，（以賽亞四五22）。我們要向耶路撒冷看齊。世界的盼望，不在莫斯科，也不在華盛頓，乃在耶路撒冷。主耶穌在升天之前，吩咐門徒。『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8）。又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馬太廿四14）。『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約壹二17）。當主再來的時候『天必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彼後三10）。那時聖城耶路撒冷要由上帝那裡從天而降

，我們要憑神的允許，到新天地，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參閱彼後三13，啟廿一17）。這乃是人類榮耀的盼望。

六 上帝的戰略

基督教雖與自東方，但從耶路撒冷開始傳道，直到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上帝要使福音，傳遍天下却有一個戰略。祂便興起保羅、作外邦使徒。當保羅『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到此推尼去，耶穌的靈却不許』，『聖靈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要他到馬其頓去，（傳十六6-10）這才把福音傳到希臘羅馬，在西方發展。保羅所以轉向西方，乃是上帝的宣道戰略，要他去佔領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戰略據點。同時歐洲民族，乃是雅弗的後代，在創世紀，上帝早已應許要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棚裡。』（創九27），使基督教發揚光大，傳遍天下。

II 世界問題的焦點

一 歷史家之見

二 神學家之見

三 荷蘭大學神學家凱伯爾博士之見

四 Hendrick Kraemer 著 The Christian Message in a Non-Christian World PP. 57, 385

五 第一次的鬭爭，神已興起保羅，打了美好的仗。基督教在東方的宣揚雖已有百餘年之歷史，但是中國印度和日本，乃是東方文化宗教的堅固營壘，福音的種子祇撒在淺土之上，尚未能向下扎根；而這最後一場和東方人文主義的決鬥，還沒有展開堂堂的陣式交戰，甚至還沒有作如何應戰之充份準備，這乃是當前東方宣道戰略的重大問題，凡我同道，

對紐約時報記者為其八十生辰發表談話，略謂二十世紀，將屬中國，中國人民勤苦耐勞，絕頂聰明，而且到了那時，中國人口發展，將佔全人類五分之二幾及一半，（見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39）。在湯氏其他著作裡，他一向以為世界問題的焦點，將為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之爭；解決之道，祇有把印度教佛教之優點，融合在基督教裡面，（參閱氏著 Civilization Trial, P. 240）。湯氏之見固有絕大的錯誤，因為一則神是宇宙主宰，是歷史之主，任何世代，不能屬於某國某氏；二則基督教之爭，乃是神的救法，地極之人，都要仰望耶和華，方能得救，任何宗教不能和基督教相提並論，混為一談。但是他的話，却深足提醒世人。世界問題的重心乃在亞洲；其焦點確是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之爭。可惜湯氏非神學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聖經指示我們『在日期滿足的時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弗一10）。

『那時主耶穌同祂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要報應那不認識上帝，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帖後一7-9）那時世界將發生空前絕後的鉅變，信的和不信的，要絕對分開，沒有妥協的中間路線。那時『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衆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祂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馬太廿四29-31）。那時陣營分明，主要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集在祂面前，祂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在左邊的，要被詛咒進入那為魔鬼和牠使者所豫備的永火永刑裡去。在右邊的，要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他們所預備的國，要往永生裡去，（參閱馬太廿五31-46）。

允宜澈底檢討，切實準備，爭取最後的勝利，庶則道化中國，道化世界，不致流爲空談。參閱拙者（一）人文主義批判（二）東方宣道戰略（*Strategy of Missions in the Orient Christian Impact on pagan World*）。

III 共黨之戰略

主耶穌曉諭門徒「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路十六8）。國際共黨在一九二二年，莫斯科國際大會，早已決定其征服世界的戰略。他們深知亞洲戰略地位的重要，認為征服世界的捷徑，乃是在亞洲。其實稍通近代世界政治歷史的都知道這乃是貫澈希俄時代的傳統政策。沙皇的野心，乃在覓得不凍港口，求其世界的擴張一面在遠東，要出海參灣；一面在中東，要出波斯灣，俄國帝國主義的野心，即馬克思亦反對之！（查馬克思曾一度任報誌記者，嘗著文評擊俄國的帝國主義）。蘇俄革命以後，雖號召世界，要解放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其實這是他們的新戰略，想利用弱小民族作其侵略工具，可以達到其「不戰而勝」的目的。若干非洲新興小國，洞燭其奸，與俄斷絕邦交，即為顯明證據。可惜一般天真短視的政客，仍甘願作其喉舌供其驅使，如利用和平等美名，反對越戰，此乃政治的自殺。前年阿拉伯集團發動戰爭，想一舉而消滅以色列，即為蘇俄野心的圖窮匕現。但上帝憑其應許，決不去棄以色列，在其危急存亡之秋，耶和華便為以民爭戰（參出十四14）。以色列人在絕對衆寡懸殊的劣勢下，靠着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參閱撒上十七45-49）僅在六日之間，便把蘇俄帝國主義多年處心積慮花了許多億的軍備所訓練裝備的大軍打得落花流水，開了世界戰史空前未有之先例，國際共黨，經此挫折，雄心仍然未死，現在中東和地中海加強活動。以達到其征服世界奴役人類之目的。請申論之。

III 世界末期的異象

一 蘭克阿瑟之警告——回憶抗戰勝利以後，余服務中樞，當時舉國上

下，都興高采烈；然某日余與某院長縱論天下事，却認為未易樂觀。某院長以余「杞人憂天」，彼此爭得面紅耳赤。但隔一載情勢惡化，不及數載，陸變色、某院長始信余所見之不謬。當時余尙非基督教徒。後讀第二次大戰遠東統帥麥克阿瑟上將在日本蘇里艦上所作之講演，始知其中，乃有屬靈的機會，因為「哈米吉多頓戰爭」（Armageddon），已迫在眉睫，將使整個世界完全毀滅，因此他呼籲世人若要逃避此毀滅的慘禍，祇有祈求教會之復興；以是號召美國要派大量宣教士，要印發大量聖經，以期道化東方，道化世界。但言者諄諁聽者藐藐，甚至教會領袖，亦加以漠視，致造成今日惡化之局勢，實堪痛心。

II 華盛頓的異象

一七七七年。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在革命運動，屢遭挫敗，退至「福奇谷」（Valley Forge）時，他特於某日整個下午，在營帳中祈禱，神給他見到三個異象。其一，是關於當時的獨立革命之轉敗爲勝，以及美國自東而西的開發繁榮。其二，乃爲關於南北戰爭，於一八六五年結束，解放黑奴，恢復統一。其三，乃爲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乃是一個最可怕的異象，有烏雲從歐、亞、非、三洲而來大軍從海陸兩路隨烏雲向美進攻，美國即被烏雲包圍。此乃應驗以西結先知預言，謂蘇俄大軍必如暴風上來，如密雲遮蓋地面（卅八19）。此次戰爭，不但有關美國之存亡，且尤有關人類之禍福！（參看 Native Missionary 所列 Paulins, Vale 原文。光世報七十九期許乾泰譯）。

最近美國軍政當局討論 A-B-M 防禦問題，尼克森總統警告國人說，中共在十年之內，可能不顧人道，使用核子彈向美放射。核子能權威賴撥博士（Dr. Ralph Lapp），嘗謂核子戰爭以後，因其發射的毒素，侵入土壤及水中，人類將在五十年之內不能飲食，因爲一切植物和飲料都有致命的毒素。（力生按此將應驗啓示錄八章10-11節之預言。）易言之，世界人類，縱不死於核子戰爭，亦無法生存。但賴氏說，中共首領，不知核子戰爭此種嚴重的後果，他們以爲把世界人類消滅以後，他們仍癡妄想以爲可有三萬萬人存留不死，故決不顧一切發動核子戰爭。一八六〇年，法國化學家貝德祿（Macelin Berthelot）氏預言，人類在百年之內，將

著華盛頓啓示錄，（一）世界名人宗教觀第十五章；（二）光世報，第廿八期）。

III 世界當前危機

蘇俄在中東的陰謀，前年被以色列在六天之內完全粉碎以後，仍再接再厲，企圖捲土重來，一方面煽使阿拉伯集團，一再挑釁；一方面在地中海，加強活動。一旦戰禍爆發，可能即爲「哈米吉多頓戰爭」之序幕，此乃世界末日之預兆！自蘇俄改用懷靈的機會，因為蘇俄共產主義，已經變質，認爲可與和平共處。孰知自去歲捷克事變以後，蘇俄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乃完全畢露。當蘇聯六十萬大軍橫蠻侵入捷克之時，約翰史東氏（John Stone）正回國探親，目睹蘇軍種種慘無人道的暴行。甚至連一個五歲的小孩，因爲他不肯作蘇軍的嚮導，便當場開槍把他擊斃。蘇軍坦克車在市區橫衝直撞，無論何人何物，都被輾成粉碎。有一次一名蘇聯坦克車駕駛員把坦克停下，讓一位握着白杖的瞎子走過馬路，他的教官，看到這種顧恤的，「人性」的溫情行動，竟怒不可抑，立刻跳上坦克，把那位講人道的坦克駕駛員開槍殺射！（參看 Native Missionary 所列 Paulins,

子彈，果於一九四五年爆炸。貝氏之言，竟不幸而言中！經云『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攔阻的被除去，那時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帖後二78）導演此慘無人道空前大毀滅的慘劇！但是『感謝天父到那時『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帖後二8），

四 東方靈戰的方略—

世界人類如何能避免這種浩劫呢？祇有在十年之內道化東方，道化世界，因為世界的盼望，乃在基督教道，乃在耶穌基督。而其造化的關鍵，乃在道化『將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二（參閱上文）的中國。使一個毀滅人類的力量，成為一個安定世界的力量。一九六六年世界宗教大會在柏林舉行之時，大佈道家葛培理博士（Dr. Billy Graham）受了聖靈的感動，看到新的異象，特別走上主席台，鄭重提議專為中國祈禱，全場代表，幾都流淚。此後他便決定召開「亞洲南太平洋宣教大會」，籌備兩年，於去年十一月在星洲舉行，作者被邀參加，恭逢其盛，并用英文趕寫「東方宣道略」（Strategy of Missions in the Orient一書（詳見上篇），強調開闢第二戰場攻破魔鬼堅固營壘，重開大陸福音之門。此書發表以後，不僅得亞洲教會首領之共鳴，甚至在澳洲、非洲、歐洲以及加拿大、美國各處，都有讀者紛紛響應，這不是一個天真的幻想，而乃為救國救世必有之信念，應有之異象；而在萬軍之耶和華目中，乃為輕而易舉之事。

回憶蘇俄革命爆發，兩個月之前，列寧流亡在歐，他在瑞士的朱立赫（Zurich）很傷感的說，恐於此生將不能見到革命的成功。孰知兩個月以後，蘇俄革命，即由一個工潮，醞釀事變，把沙皇政權推翻。列寧回國以後，却仍沒有信心，以為他的革命政權，要像一八七一年三月至五月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一樣至多祇有七十二天的壽命。列寧當初祇有十七個門徒，此星星之火，僅半個世紀，竟成燎原之禍。現在狂瀾既倒，苟不道化中國，道化亞洲，則必被他們赤化世界，毀滅

人類。而共黨也必同歸於盡！此乃世界人類禍福存亡之關鍵。而這個關鍵不是在人，乃是在神，因為『爭戰的勝敗，乃全在乎耶和華』（撒上十七47）。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前有紅海後有法老，在此進退維谷，絕無生路之時，因有耶和華為他們爭戰，不僅出入生死，反使法老全軍覆沒。（參出埃及記十四章）。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四6）。我們當憑此信心，本此異象，靠神大能，了悟我們弘道救靈的神聖使命，準備參加東方的靈戰，以挽此既倒之狂瀾，拯救失喪的世界。

結論—道化中國的時機

神愛中國，已四叩中國之門；而且每隔六百年叩一次。第一次是第一世紀，漢明帝遣使赴西方求道，可惜帶回來的不是真道。第二次是第七世紀，神遣阿羅本主教（Bishop Alopen）來華，唐太宗特派相房玄齡郊近，可惜景教變質，使真道湮沒。此可作提倡「本土神學者之鑑戒」！第三次是十三世紀成吉斯汗為其子娶景教的克烈族（Kerait）的公主（即忽必烈之母），景教一度復興；但未生根，遂與元朝同亡。第四次是十九世紀，神首遣馬理遜（Robert Morrison）來華翻譯聖經；繼又遣戴德生（Hudson Taylor）來華，創辦內地會但一方面中國教會祇會消極的領受，不會積極的主動，沒有真正生命的成長，未能形成磅礴的力量，在國家社會，起領導感化的作用；一方面新文化運動及反基督教運動，相繼發生，為唯物無神的共黨開路，卒使大陸淪陷。（參看拙著「救世之道第三編第四章）

自國府遷台以後，教會雖有蓬勃氣象；但所撒之種乃落在淺土石頭地上土既不深恐難扎根。（參閱馬太十三章）不但有以往大陸同樣的病態，且『有假先知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和『新神學』（彼後二1）若干名流學者，自稱『基督教徒』，其實不信聖經，乃為教會「內敵」。蔣總統

夫婦，均為基督徒，且勤於靈修祈禱。但今日却有人妄稱「聖誕」為「耶誕」否認基督之神性，此乃『是那敵基督者』的作為，（參閱約翰壹書四3）如是裹瀆聖靈，必遭嚴重後果！（參閱馬太十三章31）。至一般士大夫，則對於基督聖道，大都深閉固拒，此離棄活水的泉源（耶利米先知書二13）。

與無神論者，名異實同。（詳見拙著「人文主義批判」諸書）他們雖高呼反共，而不信真神的人文哲學，却正與共黨異曲同工。

國父中山先生，乃為基督徒，彼雖非神學家，但於辛亥革命成功之時，彼首先向神感恩，特以碑立比書四章六節，贈盧祺沃牧師之尊翁，足證其乃為「有生命之信徒」。其所倡之民權主義，反對盧梭的「天賦人權」論，乃與大神學家加爾文（John Calvin）之思想，不謀而合。余去歲東行，特訪孫院長哲生專談此事，擬撰「孫文主義之神學基礎」，「立國之道」諸書以餉國人，茲不詳論。惟念中國革命運動自傾覆滿清，到北伐抗日，現已進入其最高階段乃為與唯物無神共產主義相搏鬥。消極方面，一般國人，尤其士大士，首應痛定思痛澈底悔改，糾正他們不信上帝，菲薄聖道的「實際的無神思想」；積極方面，我們信徒，尤應信賴萬軍之耶和華，全智全能的上帝，謙卑祈禱，求神為我們爭戰（出十四14）『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撒上十七47）。摩西僅舉手向海伸杖，便使埃及法老大軍完全覆沒（出埃及記十四章）約書亞僅繞城七次，不傷一兵一卒，便使耶利哥城塌陷，（約書亞第六章）。希西家王拔麻悔改，求告上帝，神便藉一個天使，把亞述十八萬五千大軍在一夕之間完全殲滅（列王紀下十九章）。拿破崙說『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乃是一種神秘的力量，至今仍在率領並支持信徒與世界爭戰。這乃是一個道義對強暴，德性對罪惡的戰爭。一方面是世界，有軍隊、

有武器、有財勢；一方面是教會，既無一兵一卒，抑且無財無勢。……但教會遭遇逼害，反而得到復興；教會何時失敗，便在何時得勝。……我們讀史，看到多少朝代傾覆，多少國家滅亡；但基督教會，不藉一兵一卒，却能抵禦強暴。歷經艱危，不僅屹立不撓而且愈戰愈強。」（參看拙著：「世界名宗教觀」第十四章）。麥克阿瑟上將。在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後，警告世人，世界問題的性質，不是軍事的政治的，乃是神學的屬靈的。世人要避免完全毀滅的劫運，首須求教會的復興」（參看上文）。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以二百餘萬之絕對少數（實比香港的人數為更少），竟於六日之間擊潰一萬萬數千萬之蘇聯爪牙，阿拉伯集團，并收回耶路撒冷。此種勝利，實乃應驗先知以賽亞之預言。（參閱賽五十四：15）又確證神的話決不落空，當時益堅吾人之信心。蓋自由中國及海外僑胞之人數實較以民多千餘倍，而中共人數，僅較阿拉伯集團多五六倍。

去歲四十節國慶余歸國佈道，承總統府之邀，在國府禮堂與中央部會首長共同參加國慶大典，余低首為國祈禱，忽然清楚聽到神的話，得到一個啓示。神在林前一章18節對我說「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却為上帝的大能。」此乃顯示四十國慶、與中共十月一日的「國慶」，乃有一個存亡福禍的絕大異點。國父為基督聖徒，信十字架的道理。四十國慶，其第一個十字，乃代表十字架、第二個「十」字，乃為「加」號(+)，故得着「上帝的大能」，使我們得勝「得救」。反之中共是無神論者，不信十字架的道理，故認為「愚拙」。「十月一日之『一』字乃為「負」號(-)，乃否認並反抗「上帝的大能」，此乃螳臂擋轍，必趨「滅亡」。次日承蔣總統夫婦在陽明山中山樓邀請茶會，並歡迎歸國華僑，高委員長人言，臨時邀請我即席致詞，想把此意對衆講述，但以時間匆促未便輕率發表，故特在此，略述其意。容當草「立國之道」——「孫文主義之神學基礎」諸書以餉國人。

總之，人類之命運，已屆最後關頭；中國革命

亦已達最高階段，欲救世界蒼生，中國同胞於淪亡，唯有復興「萬軍之耶和華之靈」，（撒迦利亞四6）。我們的革命復國運動，其使命與影響，非限於一國一族而乃有關整個世界；其性質與意義，非純屬軍事的、政治的，而尤為屬靈的神聖的。誠如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當帶上光明的兵器」（大佈道家葛培理博士在一九六六年柏林「世界宣教大會（World Congress Evangelism）」，提議耶穌的精兵（提後二3），參加萬君之耶和華上帝專為中國祈禱時說，要道化世界，必道化中國。世界人類，現正面臨為中共核子武器完全毀滅的威脅，如何出死入生，轉禍為福，端視能否在十年之內。

一九六九年五月 美國。

讓

我們來讚美

吳宗武校友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整個地球上充滿了鄭衛之音淫靡之曲的今天，我們的上帝仍然保守着讚美祂的詩歌，自古不衰地被詠唱流傳。而且繼續不斷的有新的創作產生，讚美之聲越來越響，充實了我們屬靈的生活，這實是神的恩典。

今日教會中屬靈的生活，禱告和讀經作我們生活的重要部份，至於讚美神的詩歌，除了聚會中唱幾首外我們在家中所聽到的是由收音機，電視機播出來的流行歌曲，唱劇，黃梅調，熱門歌曲或一些藝術歌曲，民謡，偶然或也聽到福音廣播節目，但卻不是常有的。至於在叫鬧的街頭更不用想能聽到讚美之聲了，所以我們對讚美神的詩歌除了禮拜天外，可以說幾乎是脫節了。

因此，自然而然的，唱詩讚美的聲音就少得很，更可怕的是那些灰黃色歌曲充滿在人的腦海中，舉個例說，我們常可以看見那些還沒有上學的小孩（有的是在主日學有的沒有）他們因聽慣唱機等播的歌，就順口而出地背誦起來，不但當他們聽見收音機播出來的黃色戀歌時，能跟上唱得一點不漏，甚至自己獨唱，就能唱得一音不誤，滾瓜爛熟。相反的在教會所學的聖詩，走出禮拜堂後就忘得一乾二淨了，想到這裡，令人興嘆，他們怎能不成爲問題青少年呢？

它的原因是什麼？主要是我們沒有將讚美之聲帶入每日的生活中，個人沒有讚美的生活，家庭沒有歌頌的氣息。讚美唱詩成爲教會聚會的專有品，難怪那世俗的靡靡之音也充滿在基督教的家庭裏。

宗教音樂（讚美詩）並沒有什麼特殊，只因她能造就人的靈性，平衡屬靈的生活，安慰傷心者，鼓勵灰心者，堅定已信者，感動未信者。更重要的是能叫我們與神有親密的靈交。多數人只以爲禱告，讀經就夠了，反正我沒有音樂細胞，唱不來，免了，這對自己是何等的虧損。

今天我們既然已知讚美詩在信徒屬靈生活中是這麼的重要，那麼大家應齊來讚美，用我們的歌喉獻聲給天上的父，藉此傳達我們對神的心聲，並榮耀祂的美名。

(唱) (歌) (與) (我)

鳴 凡

讀了題目後，莫要很快就認為我是那位有名的歌唱家，不是的，我不會唱歌，當然不會是什麼有名的歌唱家，只是歡喜唱而已。自幼我喜愛唱歌，嘴裏經常哼些由大人聽來殘缺不全的調子，偶而也會自告奮勇跑到親友面前高歌一曲，心想博取親友們之讚賞一番，然而他們非但沒有嘉勉我，反譏笑我專門製造比野豬叫還難聽之噪音，令我失望極了，到了中學有音樂課，於是又自動在同學們面前展開喉嚨免費獻唱，起初同學沒有提出抗議，後來漸漸受不了，於是我知道他們也不歡迎我的歌喉唉！又有一次暗暗地跟收音機學會了一隻歌，興高彩烈的跑到當時我最喜歡的一位女同學面前唱給她聽，期盼獲得她的芳心，萬萬料想不到一曲未完她就調轉頭大步走了，撇我一人站在那裏舉足無措，委實難過，此刻妾心已碎，唱歌給我太多痛苦，暗自決定永不再唱了，只有全心全意埋首書本，準備大專聯考。我大專一年級開始信主，參加崇拜，基督教是唱歌的宗教，一提起唱歌我心痛非常，徧徧教會每聚會必歌詩，因此我曾有段期間故意不參加聚會，免得唱詩，可是我即寂寞又苦悶，後來有一首詩深深吸引我，改變我又參加聚會，那是領主聖歌三四八首「門徒務要追求和睦」，這是我第一首愛唱

的詩。有一次詩班勉強我唱第三部，我不知道第三部怎麼唱，反正大聲唱就是了，後來大概是跑調離了譜太多唱到第五部去了，於是全体詩班皆停下來取笑我一個人，令我羞得無地自容，可惡極了。心裏暗暗氣他們既然知道我不會唱為何拼命勉強我留下來出洋相，真豈有此理！不過這也給我一個寶貝的教訓，讓我體會到人生如唱戲，上帝要我們每個忠職守則萬物和諧，人間太平社會美如詩，反之若有人不好好按規定唱或越軌離譜太遠，則痛苦憂愁相繼而至，社會歪曲如唱走調了的詩一樣不和諧。

後來，我服役於林口光華廣播電台，一半時間是在音樂室工作並安排每日節目播出之內容，天天有機會聽優美之音樂，那裏我是唯一唱聖詩的人，用唱歌見證佈道，竟然唱出三個弟兄來，因此唱歌的陣容就擴大了，有時我們在錄音室錄唱，但經常是在眷村向孩童們歌唱，更時時於飯後相約到曠野草原上放開喉嚨盡情的唱，我們也讀經禱告，主的靈在我們中間將我們溶化在一起，至今我仍記得一位弟兄常唱的一首歌詞，「天國近了應當快悔改，耶穌快來審判大世界」，那段唱歌的日子實在值得回憶。

三年前考入聖光神學院就讀，其中三年的音樂課程使我對音樂更有興趣，起初由於覺得各方面之需，迫使我殷勤練習唱歌，後來有畢維廉牧師勉勵我獨唱（將來當歌唱家），又有畢師母提供方法，其上學期我參加聖光唱詩班，於每日練唱十架受難聖曲中，不只是自己深受詩歌之感動，而且也經常看到不少同學偷偷掉淚，眼圈紅紅的我知道他們也有同樣的共鳴，在還沒有正式演唱之先，此聖曲早已深深感化了我。由此令我體會到，能在同學們心湖深處起迴音共鳴的，是出於主耶穌親自說出的每句話，正是我們經常接觸的經節，也是我們所容易忽略的，可是經文一旦經過唱出來就特別感動人抓住人心，詩歌的偉大力量就在此。有時我們口講筆傳都不能叫人相信主，我認為應該利用詩歌之力量去感動人心收事半功倍之效。世風日下道德淪亡，人心沉迷之時，我們面臨的難題是，世人不覺得需要福音，我們不能與世界妥協，可是我們福音派工人應該研究如何利用詩歌之力量震撼人心，叫醒世人接受福音，願神祝福聖光唱詩班的工作。

老實說：到現在我還不會唱歌，可是我愛唱歌，先前愛唱流行歌曲，現在愛唱聖詩，先前只唱給別人聽，現在知道神也在聽，至於將來我們的家也要成為唱詩之家。

思夜

夢思……

十字架下的

禱告

羅以

哦！叫我明白它！使我能接受它，我不明白爲何我竟找不着加略山的愛。哦！主！請提醒我，讓我記得那年我分享你的寶血潔淨，立刻你是我的救主，我是你的兒女，我永遠住在你的家裏。

夜深人入夢裡時，唯獨一人尚未眠，四周萬籟皆靜寂，晚風陣陣沁心寒。
月亮姐兒將顏藏，可嘆星星不露臉，零落街燈齒含光，孤寂長巷何人問？

猶如流浪他鄉客，終年風霜誰感傷！

此時此景易撩往，沉思靜想慘淡淡，往事歷歷映眼前，不堪回首淚漣漣……

× × ×

多年美夢皆破碎，爲此滿腦盡絲纏；

滿懷悲恨訴與誰，整日憂愁又誰憐！

此乃春蠶自裏繩，到此地步將誰怨？

本欲結束人生途，却因神愛把我喚，

信靠基督真光照，如今愁容披笑顏。

既蒙主愛恩如山，甘背十架任主遣，

榮神事人報佳音，矢志此情永不變。

阿們！

於五九、三、廿九子夜
復活節前夕書

現在我感謝你給我這樣一個受造就的好環境，我不再作繭自縛，乃竭力追求以至到完全的地步。

× × ×

哦！主！最後還請提醒我，是你的愛帶你到世上来，是你的愛使你願意被釘死，是你的愛叫你甘願犧牲，因此，主阿！也求你的愛激勵我，畢生走你所走的路，傳你所傳的道，然後我就會更明白你加略山的愛。

× × ×

我為什麼

要學希臘文

褚勝魔說：

英文有這麼一句話；It's Greek to me。意思是這件事對於我像是希臘文那麼難。換句話說，就是「一竅不通」。真的這麼難嗎？以前我是聽說而已，如今則嘗其個中滋味。雖是真的，却蠻有味道的。

如果要作一個數學老師，豈不當先學習數學？假使想去教化學，豈不理當學好化學？神的工人，乃是用神的話來服事人。要作一個神的工人，就必須先在神的話語上下工夫，不單記着它的字句，更需曉得它的精意。

翻譯的工作，是困難的。不但要達意，尚須傳神。當我們來讀我們的國語聖經（合和譯本），就不能不佩服那些翻譯這本聖經的聖徒們（聽說在上千種的譯本中，國語聖經居於前十名）。但我們不能否認，裡頭仍有些地方，未能達其意。神使用希臘文，來完成祂的新約聖經，真可以說是件神蹟。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的文字，能像希臘文那樣能表達出祂的心意。

這不是說，學了希臘文，聖經就懂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希臘文不過是一項工具罷了。只是一股想把聖經學好的火，燒着我們，使我們真願意來學這門艱難的功課。願主憐憫我們，讓我們「磨利」這把工具，之後助我們認識祂的話語。

任駿良說：

聖經新約全書，除馬太福音原文係以亞蘭文（Aramaic）寫成，約於主後六十年被譯成希臘文外，其餘新約各書都是以當時羅馬帝國通行之希臘文寫成。這是因為馬太福音係寫給巴勒斯丁的猶太人，而其他各書乃是寫給說希利尼話的信徒的。

因此，我們如欲明白上帝話的精義，在講道，靈修之中能獲得由神而來的正確教導和啓示，則我們必須具有希臘文的知識。

再者，我們如欲了解現今有關聖經原文評定（Textual Criticism）之準確性，對其評定價值之是否應予以尊重或懷疑，以及對於諸般有關聖經註釋等作品之精密衡量，亦都必須具有希臘文的知識，才能够達到上述之目的，所以我選修了希臘文課程。

廖正義說：

從事神學研究的人，他研究的對象當然是神，而把神啓示得最完全的自是新舊約全書聖經，自古迄今許多神學家們莫不根據聖經之研究發表他們的神學理論。我是神學生，常彷徨於各派神學之間不知何去何從！預定論？或自由意志說？尤其近代新派神學風起雲湧，倡導似是而非之學說蠱惑我福音派衆人，我學習希臘文之目的旨在用以研究原文聖經，解決心之迷惑，並指出新派神學之錯謬建立正確之神學信仰，俾以按正意分解真理之道。

一個最喜歡的小提琴聲却激不起絲毫心靈的跳躍，我實在不得不對自己來個重新的探討，對自己的奉獻來個新的估計，我試問自己，難道油已將燃盡？代替了我的回答是耶和華的聲音，祂告訴我沒有，這是有力且肯定的回答，祂不僅回答了我，也給了我質證。

那天當我帶着一羣學生踏出了烏腳病院時，一線曙光又照進了早已寒凍的心源，那些在絕望邊緣中掙扎的烏腳病患，神賜給他們求生的盼望，福音的大能醫治了他們殘缺的身體。受，但是每當我神遊於火車之心靈。在：「財主與拉撒路的故事」中，財主沒有虐待拉撒路，也沒有反對拉撒路挾食他所掉下來的食物，重要的是不關心需要者，同情不難過拉撒路的遭遇。神溫柔的慈聲細說：「四體健全的人哪！你肯否服事我？」你的學生在生活上，内心深處遭受挫折，你注意到了嗎？不要羞於將耶穌基督介紹給那些空虛的心靈。」

兩年來，每個清晨我示啓的新純黃葉、新發的秧苗，也吹掠過才自夢中醒來的我，我深深地感覺到心中充滿了一種新的喜悅，亦領受生命的實際。

那隻每日為周遭換景的手，把山林原野加以裝飾，那一片片的綠葉，一簇簇的秧苗，在有人的處所，與杳無人跡的地方，以它們的芳香與色彩，唱出了無聲的讚美。再看那年輕的賣菜姑娘，肩負兩大簍的蔬菜下車而去，耶和華慈聲細說：「你的擔子何能比？」（主阿！我慚愧，我不求減輕荷負，只求賜力量，我不求祿給我以能力相等的工作，求神祿賜給我以工作相等的能力！」

鐵幕餘生

陳約叔

那是在韓國戰爭結束一年以後，共匪對海外華僑，特別是對南洋一帶的華僑進行猖狂的宣傳活動，以致有幾拾萬的人（其中青年佔多數）返回大陸。主後一九五四年九月我與無數的青年從馬來西亞砂勞越被共匪所謂：「黨和人民政府歡迎華僑投資、讀大學不要錢的宣傳」所欺騙，抱着一個熾熱追求真理和前途的願望，前往被共匪所蹂躪的祖國大陸。我本出生在世世代代崇拜偶像的佛教家庭裏，不認識救主耶穌，因此「我如亡羊走迷了路」。（詩一一九：一七六）走到了那惡者的死亡網羅裏，我真是苦啊！

我在匪區整整八年多的時間，（其中六年是學習、二年任職教員）親身體會到生活在匪區那遠離上帝者的悲慘情景。但願生活在自由世界裏的人們，能從我的經歷中認識到，一個沒有上帝的人，抑或國家，他或他們的人生遭遇是何等的悽涼，以及耶穌基督對於可以聽到其福音和領受救恩的人來說，是多麼的可貴！

主後一九六〇年七月，我畢業於「江蘇省常州師範學校」，該校位於常州市南門，原來是一座佛教的廟宇，因為共匪反對「迷信的運動」，把那裏的和尚和尼姑趕走，並把裏面所有的偶像拆毀，改設學校。畢業後我被調到「南京聯業羽毛廠職工學校」任教。由於工作的關係，使我有很多機會與工人相處在一起。他們對我還好，可能因為我是他們的老師，或是我對他們的苦難表示了多少的同情呢！但從他們的談話行動中流露了他們對匪黨的整風運動、宣傳工作的不滿，對文化教育大多是不感興趣，他們只是為了工作和生存不得不以「菜瓜當飯」和「勒緊腰帶」的進行工作。

共匪為了壓制老百姓的怨聲惡語和反抗行動，特別加強了對老百姓的教育，監視和控制。為此，他們發明了所謂「整風鬥爭」的運動。從歲首到年

終，又從年終到歲首，不止息的整肅着。以致造成人心惶惶、雞犬不寧，槍戰隆隆和災難重重，如經上所記：「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三：三十六）

（結十四、19、十五、8）

主後一九六三年一月，我託在香港一位我當年在匪區讀書的同學，假我父親的名義寄信給我，用這封信，我申請去香港探望病重垂危的父親，而逃出匪區、來到被葡萄牙統治的澳門。後來妻子和一個一歲多的女兒也出來了。當時我心裏是又高興又害怕，高興的是：我們一家三口現在都得到了自由，必須克服自然的大災害、資產階級和地富分子的反對破壞，以及帝國主義反動派和蘇聯修正主義的反對

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且不要存有「靠天吃飯」的思想，要繼續的大幹特幹直到完成我們的目標。從共匪如此囂張，毫無畏懼地侵佔上帝神聖的教堂，作爲他們宣傳那邪惡的共產主義教條的所在地，我們可以看出共匪對上帝聖所的極端褻瀆和對上帝的非常藐視。他們嚴斥「靠天吃飯」的思想是「迷信」和「落伍」，並指出這種思想是「反動」的。由此他們對大陸上許多虔誠的基督徒、特別是傳道人無故的懷恨、逮捕、監禁，或給戴上高帽遊街甚至殺害。並且犯沒有被害死的外國傳教士統統驅逐出境。

雖然共匪瘋狂而殘酷地驅使大陸七億同胞，如牛馬般地，晝夜不停拼命地給他們幹活，但是結果並沒有造成，「大躍進」、「強大」和「幸福」，也沒有達到像他們所想望的那樣超過英國和趕過美國的目標。相反的從主後一九五九年年初，就是共匪野心勃勃地提出，大躍進口號的第二年起，就遭到連年的大災害，這其中有，水災、旱災、蟲災、畜災和人災等等。以致民不聊生，因饑餓而餓死的人無可計數。也造成了人民彼此鬥毆和殘害。每個人，爲了生存，常互相告密和檢舉，因此，隨時都可

能成爲被鬥爭的對象，在平時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可靠，親戚也不可信，做父母的也害怕自己的兒女，因做兒女的沒有孝心，往往會鬥爭自己的父母親，以致到處呈現一片荒涼破敗的景象。如經上所記：「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滅命的忿怒傾在其上我必使地荒涼因爲他們行事干犯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約三：三十六）

有一天，廠長還派我去南京市建業區莫愁路基督教漢中堂，參加由匪黨發起的「人民動員大會」。在教堂裏擠滿了人群，在繪有十字標誌司令台上站着一位匪幹，他不斷地揮動着拳頭，並大聲地喊叫說：「一爲了建設我們强大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克服自然的大災害、資產階級和地富分子的反對破壞，以及帝國主義反動派和蘇聯修正主義的反對我們所親愛的父母、弟妹團圓，因爲父親無法爲我們在馬國領到入境證。如今住在澳門繫靠着像惡魔般恐怖的共匪的邊緣，對我們這曾經歷過那裏非人生活的人來說，仍然是一个威脅！」

主後一九六三年三月的某一天，我在澳門沿仔的一條街道行走，看見在牆上貼有基督教佈道會的廣告，想了解一下裏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信步進教堂去，一位牧師在講台上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能够呼吸新鮮空氣和過人的生活；懼怕的是：我們所親愛的父母、弟妹團圓，因爲父親無法爲我們在馬國領到入境證。如今住在澳門繫靠着像惡魔般恐怖的共匪的邊緣，對我們這曾經歷過那裏非人生活的人來說，仍然是一个威脅！」

主後一九六四年九月的某一天，我決定不辭艱苦的要返回我的第二故鄉——我所想念的雙親和弟妹的所在地——馬來西亞、砂勞越。當時港澳偷渡事及偷渡生意都很盛行，因爲有許多被共匪騙回大陸的華僑出洋都要經過香港或來到香港居住。於是與五位志願相同的青年從澳門的路環偷渡往香港，因擔心眷屬不便且有危險，故我的妻子和兒女仍留在澳門

不幸，航行到中途，遇到強烈的東北風，在浪

濤的騰衝下，我們的船無法控制地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上漂流，我們之中有兩位信耶穌，我不住地向主禱告：「求主耶穌帶領我們的路，免得我們死在大海裏。」那四位不信主的同伴也不停地大聲喊叫：「救命呀！救命呀！」只是沒有人來救我們。然而想到主與我們同在，我的心也就安靜下來了。在我們航行的次日清晨，從船的右側突然打來一陣大海浪，立時船身或六十度的傾斜，我因手抓不到船板，連人帶槳被拋進水裏，我急急地從浪禱中游回瀉進了大半水但沒有沉下海裏的船上來，見大家的面色都顯得發黃而青白。幸虧「上帝保佑」！大家把船內的水打光了，又繼續向着我們認為是香港方何的北方前進。

我們已過了兩天兩夜的艱險航程，一天下午約四時許，我們發現在我們船右邊的遠處有塊陸地，「那可能是非律賓、馬來亞或許是香港吧！」我們爭相猜着，並決議：向着陸地方向急駛前進，不管它是什麼國家或世界。因我們都希望登陸、麵包和活命。以致我們的船便慢慢地與海浪形成垂直的危險狀態，海浪越來越大，「這岩岸一帶的海浪竟比大海的海浪還要來得猛和大呀！」大家驚慌失措都不約而同地叫着。突然從我們船的右側打來了一陣特大的海浪，轟隆巨響，我們都被沖進海水裏，船破碎。其中的四位船員僥倖地找到破船板，就各自扶在破船板上隨風浪漂流。我與另一位船員因找不到船板只好拼命地向陸地方向游去，十分鐘過去了，那跟隨我後面游水的同伴沉下海裏，再也沒有起來了，我知道：他完了！但我顧慮不了這些，趁着還有一股力氣繼續地游，快要游到陸地了，那知從陸地方面彈來一陣又一陣的浪，使我在浪禱中、進退不得，漸漸的，我覺得全身無力再支持了！完了！突然我腦海裏想起主耶穌來，我即呼叫：「主耶穌救我！」這樣使我還能掙扎，漂浮下去。不久，岸上有人用一條很長的繩子，一頭繫着本頭拋在海上。奇妙得很，那木頭很快地漂到我面前而被我抓住，那四位扶着破船板被東北風漂往大海洋的船員

，奇妙地，他們又被掀起的西南風漂到陸地來。我們又登上了有人類生存的土地上，可惜少了一位同伴！「我雖然行過死陰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聽了我的禱告，「他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詩十八、十六）他也施展了大能拯救我的同伴。感謝讚美主。

共匪把我五位海難的生還者當作間諜、仇敵，來對待。把我們關進牢房裏，天天折磨刑問：「你們來反攻大陸帶什麼武器？隊長是誰？屬於那個縱隊？」老實交代：「我們不是台灣來的。」我們回答。『我們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抗拒從嚴、坦白從寬、立功贖罪，何去何從由你們選擇！」』，我們實在不是台灣來的，是從澳門偷渡往香港，因風浪特別的大把我們漂到這裡來的，「你們有什么證件？」『沒有，但我們是曾經從海外返回過祖國大陸的華僑青年，申請出國去到澳門。』，「那你們在澳門參加了美國、國民黨或天主教基督教的組織嗎？」『我沒有參加其他的組織，只參加基督教。』我答道。『那是你們基督教的牧師派你來反攻大陸的嗎？他與你說了什麼話？你要老實的交代！』『我們基督教的牧師沒有派他，說沒有叫我來反攻大陸，他常對我說，也常對大家說到聖經裏上帝的話語：『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主後一九六五年三月的某一天早上，共匪打開牢房的門，提我到審問室來，那坐在司令台上模樣好像法官的一位匪幹說：「關於你們的事，我們已經調查清楚了，現在要釋放你們，你們願意在我們的祖國生活或返回澳門呢？」，「我要回澳門去，因我在那裏有妻子和兩個兒女」，我答說。『你回去以後，千萬不可說我們黨和人民政府的壞話，否則我們有辦法將你抓回來！』，「是！」我不得不回答他。由於上帝的真理，使共匪不得不照着我們正義的要求，釋放我們返回澳門。雖然「曾有死亡的繩索纏繞我，匪類的急流使我驚懼」，（詩十八、4）但耶和華「你救我脫離仇敵，救我脫離強暴的人」。（詩十八、48）

我回到澳門，馬上往教會去詢問我家人的景況

。姚牧師一見到我回來，高興得流出了眼淚，他說：「這五個月以來，我們不知道你的下落，但我在禱告中感到平安，深信主必看顧你。你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好。」這是神的恩典。

主後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我是在澳門警察廳治安部工作澳門土共分子在大陸共匪的支持下發動暴亂，局勢惡化，環境艱危。為此，我又切切地求主帶領我們一家人的路，奇妙得很，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國民政府把我們接回台灣來，為了報答神的洪恩，我進入神學院受神的造就。主耶穌凡是我和我家所有的都是屬於你，因為你曾經救了我們，帶領我們的道路，願榮耀歸於我們在天上的父神，阿們。

畢業生與佈道團

宋大衛 牧師

留美

感想

、探訪、分送福音單本與單張。

這一年來的工作果效，不如我們所期望的那麼大，但我們所欣慰的是成百的人已經聽到了主耶穌基督的福音，並且其中有的人已經決志信了祂，有些並已開始參加了教會的聚會，我們希望不久，這些人都能成為主的門徒。

由於這種佈道而得的經驗，使我們向主獻上感謝，我們曾有做錯的地方，但我們也學到了人類可貴的功課，在工作上，我們能覺得到有主的幫助，祂在我們的會衆中作工，我們相信，如果我們的教會能繼續強調佈道工作，定會有更多的人來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也許年議會下年度不會再繼續組織佈道團，但我們希望年議會能夠擬訂一項辦法來

上月收到母校學生會文字組函示，要弟寄點「留美感想」或有關心得，為母校十五週年院慶特刊充實篇幅，自接到信二十幾天了，一直內心恍忽戰競，無法提筆，經禱告後，還是認為是自己的母校，寫好寫壞，老師與同學們大概也不會笑我吧？在此先問候院長夫婦、各位老師及同學平安：

1. 自來美已近六個月了，生活習慣尚稱適應，課程方面已勉強可以趕上。我首先要感謝母校給我的屬靈造就和聖經根基。在該校我常被譽為聖經備典，當別人談論聖經而無法知道何書何章何節時，他們會說去問WILLIAM。

2. 來到美國最感吃累的是英語不够，該校有三位（連我在內）從自由中國來的。那二位皆由聖德基督學院來，他們的英語、英文能力比我強多了許許多好方法可以用來從事佈道工作的，我們必須預備好，並且甘心去運用其中的任何一種方法，幫助我們帶人到耶穌基督裡。

美國的名佈道家芬尼（Charles D. Finney）曾經說過：「我們現在的崇拜，已經到了應該以新方式來接替的地步了、沒有新的方法，教會就不可能繼續地使世人注意到宗教上」。願神給我們大家在運用方法上無論是舊的或是新的，都能有智慧與看見。（雅各譯）

當我們所愛的人中，有一位面臨死亡邊緣時，我們會注意他們的最後留言的，這些話也會被長遠地紀念着及復誦着、這些最後留言，常常也就代表著從他們一生經驗中所得來的智慧，或者是告訴了他們一生中所要實現的熱切願望，如果這最後的留言，是一個願望，或為一個命令，我們會覺得那是我們的責任，必須盡我所能地去完成它。

我們主給他門徒們的最後留言是：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太廿八19），這節經文的主旨，與給門徒們的最後願望，乃是叫他們不僅要傳揚福音，同時必須要使人做主的門徒，這才是佈道教會的第一課題，是每一位信徒的個人職責，佈道工作就是要使惡人藉着福音的大能改變為義人，使惡心、惡念改變為渴慕上帝知識並切望祂旨意的心靈與意念。一位日本的宣教師卡給瓦曾說：「佈道就是使世人改變成像基督那樣的敬虔人。」

一九六九年四月，台灣年議會要聖光應屆畢業生潘良謀、黃秀雄，與新來的宣教士宋大衛，為年議會組成一枝佈道團，從事為期一年的佈道工作，特別是在台語地區工作。九月間，這三位就開始了佈道團的工作，從那時起至現在我們所舉行過的特別聚會地方計有水底寮、楓港、台南、高雄、大寮，商協、屏東、田道，豐田與鳳山。我們也曾個別地前往其他教會去領過會，在這些地方我們所用的工作方法，有戶內與戶外兩種的佈道，電影與幻燈片在戶內與戶外都曾使用過，並曾舉行過家庭禮拜

親愛的聖光校友平安：

上月收到自由中國來的。那二位皆由聖德基督學院來，他們的英語、英文能力比我強多了許許多好方法可以用來從事佈道工作的，我們必須預備好，並且甘心去運用其中的任何一種方法，幫助我們帶人到耶穌基督裡。

美國的名佈道家芬尼（Charles D. Finney）曾經說過：「我們現在的崇拜，已經到了應該以新方式來接替的地步了、沒有新的方法，教會就不可能繼續地使世人注意到宗教上」。願神給我們大家在運用方法上無論是舊的或是新的，都能有智慧與看見。（雅各譯）

當我們用最簡單的平面幾何例子來證明等邊三角

簡報逐家文字佈道工作

李大衛校友

約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節「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這是說明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需要後世信徒，能繼續的寫出來。並且當初先知和使徒們，若不用文字寫下六十六卷聖經，也許我們今天雖然有如簧之舌，鑠金之口，也絕難講出神愛世人福音來。由此可見獻身主工，寫文字給世人看，和講話語給萬民聽，是同樣重要，同樣蒙神悅納。

逐家文字佈道會，是個無宗派的宣教團體，要將基督福音用單張分送給各國的每家每戶，以至整個世界。總會設在美國洛杉磯市，全世界共二十餘分會，中國分會主任張啓芳先生台北市人，台灣大學畢業，爲人聰明幹練，精通英日語文，爲台灣宗教圈內知名之士。茲將各項工作實效，簡報如下：

(一)單張分發：一九六九年全年，分發給四十三萬六千七百零三戶家庭每家兩份。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八個中學生。其他機關團體，分發萬六千零四十份。統共分發單張總數爲一百零二萬九千一百五十九份。回寄決志書者，爲七千七百九十人。

(二)函授課程：在收到決志書後，即寄發課程，繼續讀至畢業者，共爲六百九十三個，均經送

送××學院函授科深造，這些學生，年齡從十三歲至六十歲，高初中學佔全體半數以上。籍貫包括二十五個省市。

(三)代禱月刊：現在每月發行四千餘份，大部供

給各地教會教友閱讀，少數附發函授畢業生。

筆者生逢時代大變亂，青年時即投筆從戎，參加抗日聖戰，在馳騁中原戰場時，認識了主耶穌。勝利後蒙召獻身事主，受聖光造就，由於生性耿直，遭受管教，遂由講台退隱到寫字台，過基立溪似的生活，這是當年由屏東來台北的感想。

時至今日，完全證實台北市就是我的基立溪。

(以後另作見證)我也自知不配走完以利亞先知的全部靈程，但能前進到迦密山上，就感謝神恩，於無盡矣。

這幾年來，多是和青年男女筆談，因爲見字不見人，所以他她們都敢傾心吐意、言所欲言。對戀愛問題，給予他她們很多正確指導，更糾正過許多太妹太保，悔改得救，歸向基督。這是我從事文字工作最大收獲和安慰。此外也有些精神調劑，如幾位男生寄來玉照，向我求愛。女生要求和我作筆友，叫我先向她作自我介紹。等我說明我是一位年將六旬的老牧師，不免令他她們冷水澆頭、自恨多情。還有一位年已四旬，尙無子女的×先生，求我代禱，我覆信叫他速去拜訪××醫師。不想半年以後，他突然來信說，太太已經懷孕三個月了。我想上帝一定知道這是否文字工作的奇蹟。

欣逢母校十五週年院慶，申賀之餘，草此數

言，見證神恩，尚望聖光同學，多有幾位從事文

字工作、將耶穌所行的事，和聖潔全備福音，都

寫出來，傳給萬民，俾純潔偉大的聖光，早日普

大照地。阿們。

形之三內角相等時，一定用輔助線才能證明其三內角相等。因此，我們多吸收點一般科學知識來證明神的永能和神性不是更有力嗎？這絕對不是輕視聖靈工作，但我們又怎能「不學無術」，限制聖靈利用一般學識見證祂自己呢？

3. 該校的師生或同學之間，真可說是想不到的和融一起，像個大家庭，雖然該校二千來個師生，在美國的學校不算是大規模的學校。再觀察到美國同學們的大國民風度，樂意助人，常叫人佩服不已。

4. 每週主日我皆被邀參加不同教會，去作見證，由該校一位教授領導，如同母校的福音隊，所看到的教會沒有一個教會不是在講台兩側插着國旗(右邊)，教會旗(左邊)。還有一次參加主日崇拜，由牧師領導人人右手放在左胸口，對着國旗向國家宣誓忠心爲國等的詞句，我看了那種場面非常感動，美國朋友真愛他們的國家，不禁自嘆我們中國的基督徒對中華民國的忠心如何呢？

5. 該校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系皆以聖經爲主要必修課程，宗教教育系更不例外。換句話說，任何人如果聖經課程不能通過，就無法再往前走了。

6. 該校也重視身體運動，各項球類活動普遍發展，深盼母校也能倣效。

雜亂無章，了草一篇，敬請

校正、不勝感激。

嵩祝

以馬內利

第二屆同學

王恩政寄自美國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六日

聖光第十五年大事記

自五八年五月五日
至五九年五月五日

秘書室

五十八年

- 五月廿八日：石省三先生赴美參加循理會世界年議大會。
- 六月十九日：舉行惜別晚會歡送畢代院長全家返美及應屆畢業生。
- 六月廿日：第十二屆畢業典禮。
- 六月廿九日：石省三先生自美返台。
- 七月一日：畢代院長全家離高返美。
- 七月二日：聖光創辦人戴永冕老牧師伉儷率領美加訪華團來台訪問。
- 七月廿三日：戴紹曾院長全家自美返台。
- 七月廿八日：留美章力生教授長公子來院參觀。
- 八月四日：戴永冕老牧師伉儷離台返美。
- 八月廿三日：新生入學考試。
- 九月十六日：第十五學年開學典禮。
- 九月十七日—廿七日：華德思博士特別講座主講：
「精神病學對教牧神學之貢獻」。
- 十月廿八日：美國綠堡學院司徒華教授伉儷訪問本院。
- 十一月十五日：舉辦高雄地區主日學訓練會。
- 十一月廿四日：日本循理會裴立仁博士蒞院訪問。
- 十二月廿九日：全體師生在澄清湖退修一天，晚上在院長家舉行聖誕同樂晚會。

五十九年

- 一月六日：舉行常務董事會議。
- 一月廿三日：十五學年上學期期末感恩禮拜。
- 一月廿四日：寒假開始。
- 二月九日：十五學年下學期正式開始上課。
- 二月九日—十三日：印尼青年佈道家唐崇榮弟兄在本院主領為期五天早晚共八次之訓練聚會與培靈聚會。
- 二月十三日：晚間全體師生參加在大同國校舉行的唐崇榮弟兄佈道大會。
- 二月十五日—十六日：新竹信義會聖經書院師生一行十四人訪問本院。
- 三月廿一日：美國循理會Mr. & Mrs. Post 與其女公子來台訪問本院。
- 三月廿七日：晚上本院詩班在和平巷教會舉行特別演唱會，紀念主耶穌受難。
- 四月六日—九日：放春假四天。
- 五月五日：十五週年院慶。
- × × × ×

校友會消息：

四月七日在母校舉行第五屆聖光校友大會，有五十多位校友出席，會中歡迎應屆畢業生，並選出第五屆校友會職員：

會長	岳峰
副會長	戴吉雄
書記	汪質彬
司庫	潘雅三
總務	黃成珍
	吳宗武

本刊謝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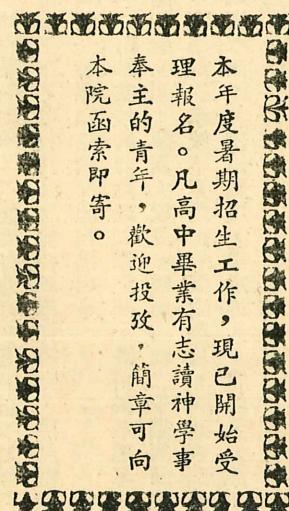
收到校友為本刊奉獻如下：
姚小蓉姊妹一百四十元，蔣亞東牧師三十元，鄭新教弟兄一百元。謝謝。

零訊

編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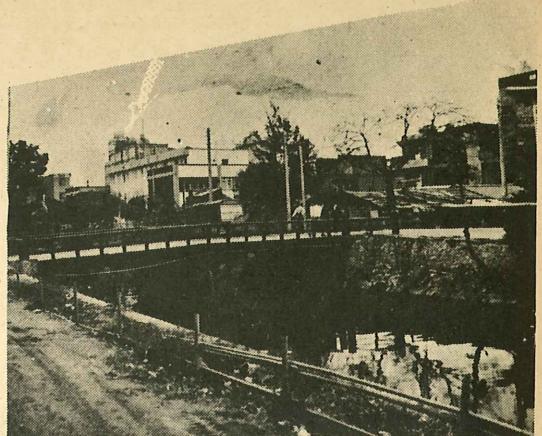
本年度暑期招生工作，現已開始受理報名。凡高中畢業有志讀神學事

院。奉主的青年，歡迎投考，簡章可向本院函索即寄。





餐 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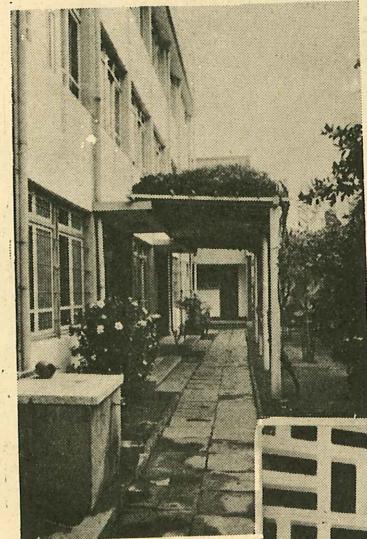


校園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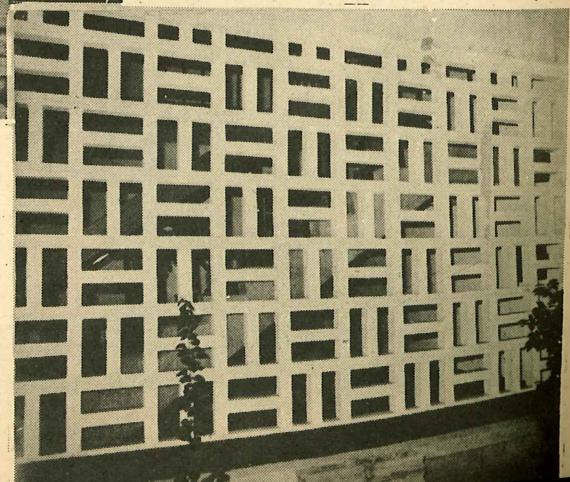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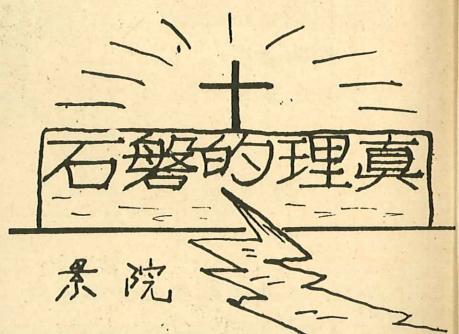
聖光外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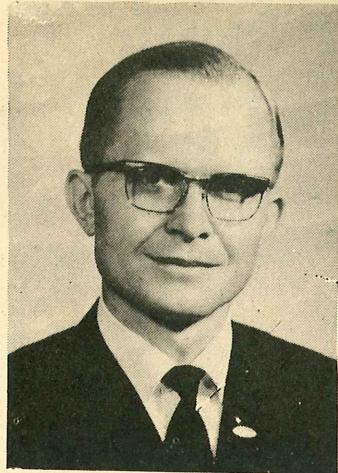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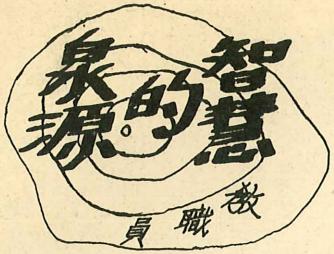
校 園



後園一角

← 樓梯一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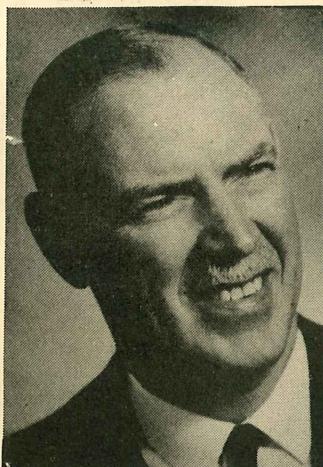




院長戴紹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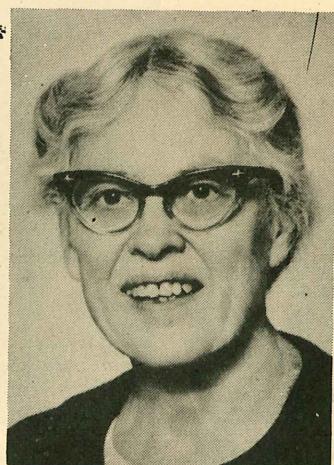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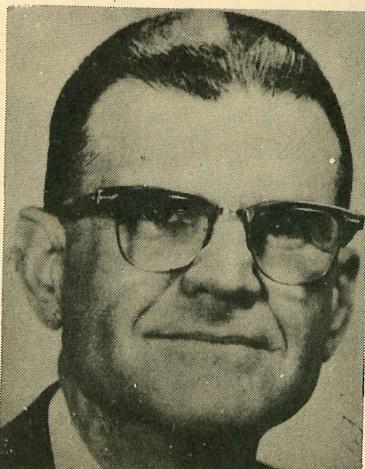


神學教授范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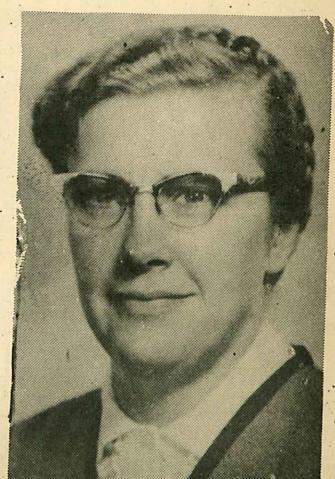


教會歷史教授史密德

精神病學教授華德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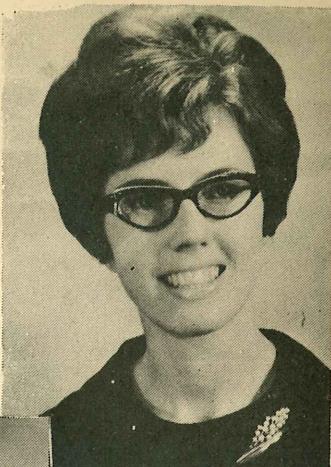
英語教授史吉琳



新約教授尚寶芝



音樂教授戴賴恩



英語教授宋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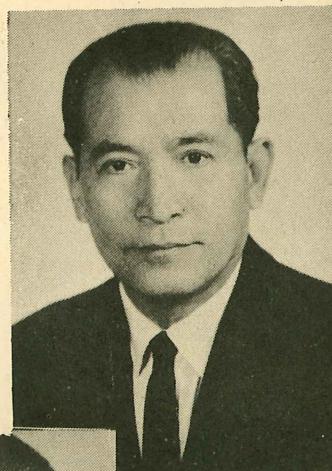
國文教授廖碧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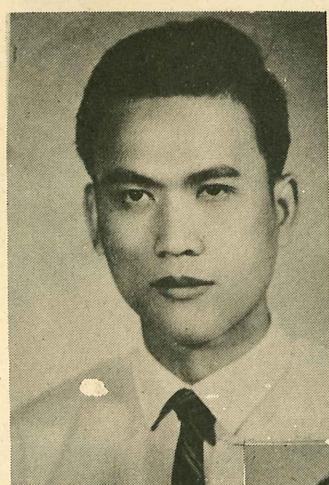
舍監柯妙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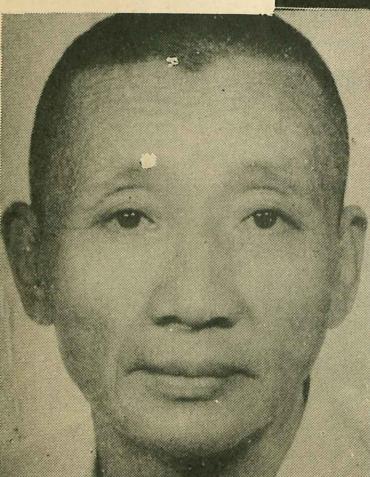
石孝慈牧師
主領衛理宗聖
教義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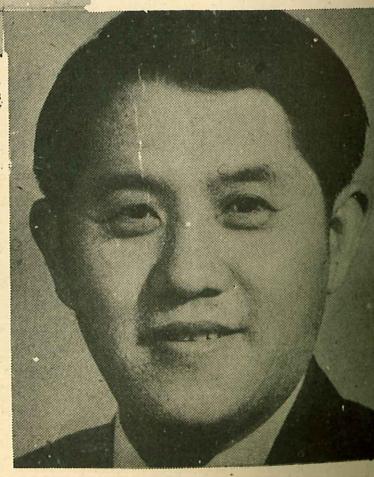
事務員鄧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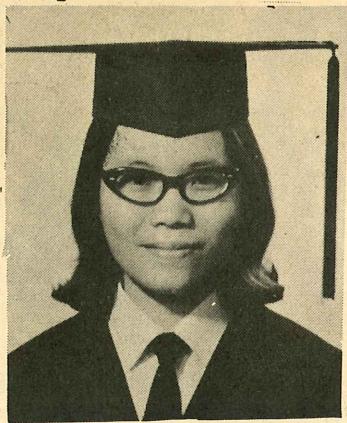
圖書室管理員許秀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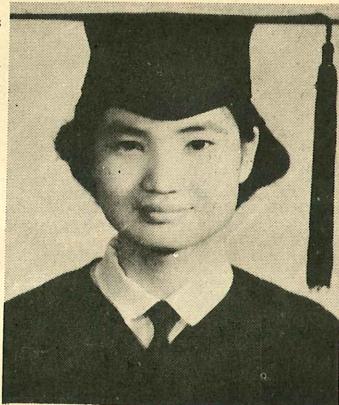
炊事員羅澤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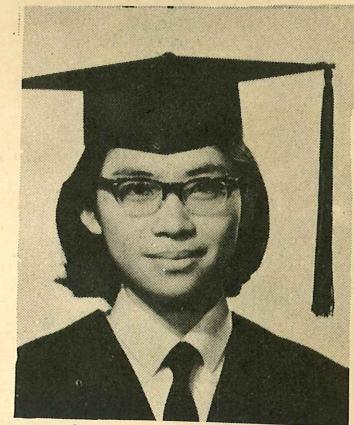
秘書岳峰



黃純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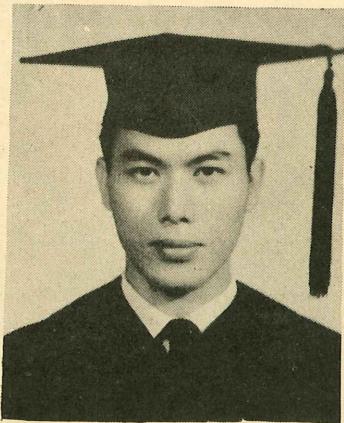


朱鴻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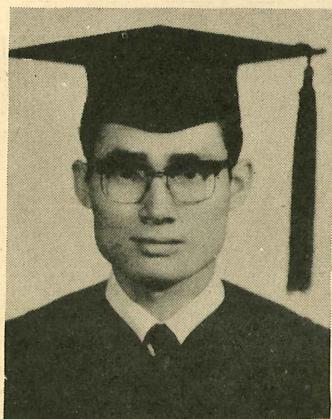


蔡惠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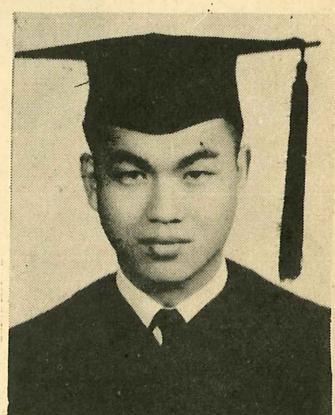
19 畢業生 70



李基宏



廖正義



杜輝雄



王恩政(二屆) 王富美(一屆) 的家

校友林



歐國雄(八屆) 的家



盧麗華(一屆) 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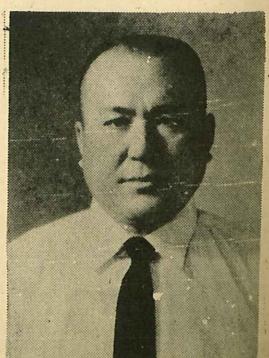
葉宣英(二屆) 的家



吳務光(六屆) 朱阿香(七屆) 的家



季循(二屆)



李泓僧(一屆)



連素華(十一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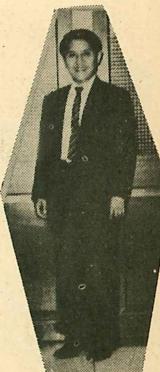
潘良謀(十二屆)伉儷



彭超(九屆)伉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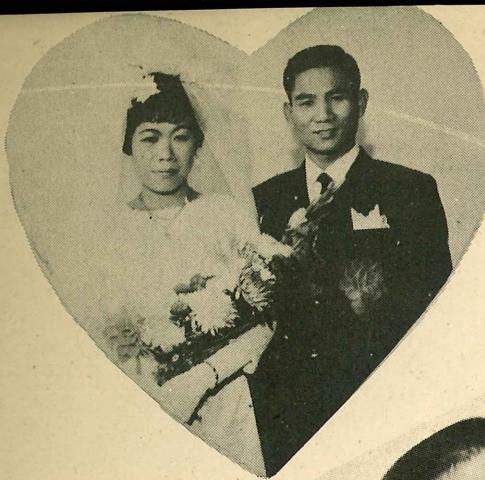


一九七〇年校友會合攝



本屆校友會會長





鄭新教（十二屆）與新婚夫人



姚國祥（三屆）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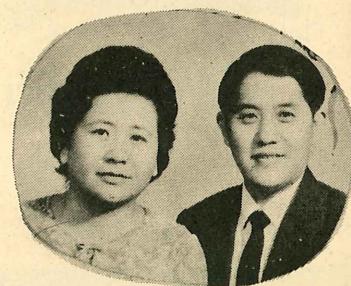
潘雅三（八屆）蘇金謹（十屆）的家



吳俊峯（五屆）伉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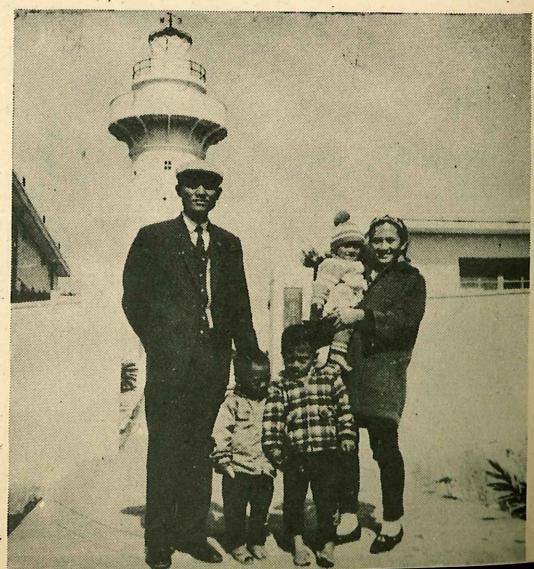
田龍（一屆）蘇真理（一屆）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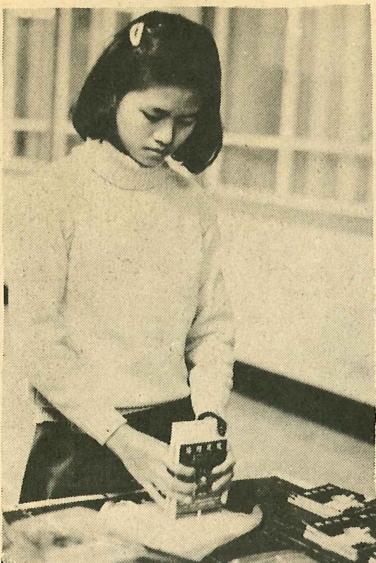


謝欽玉（四屆）伉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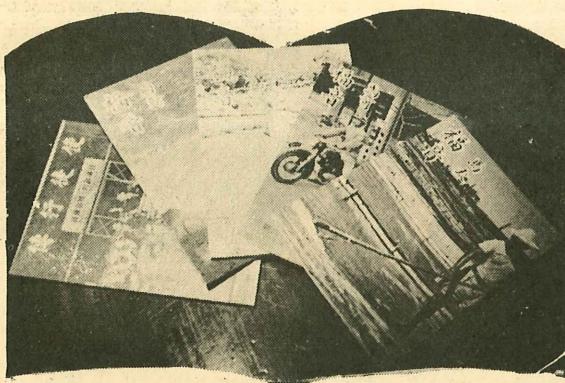


羅正吉（二屆）的家





預 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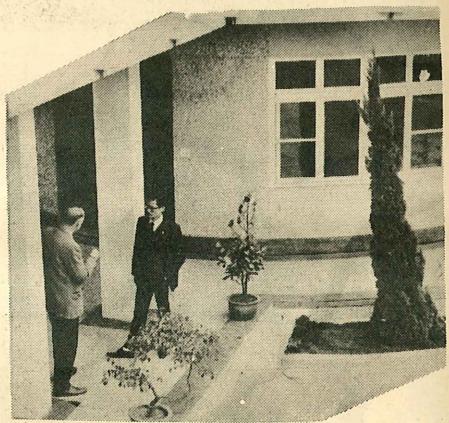


出 發



推 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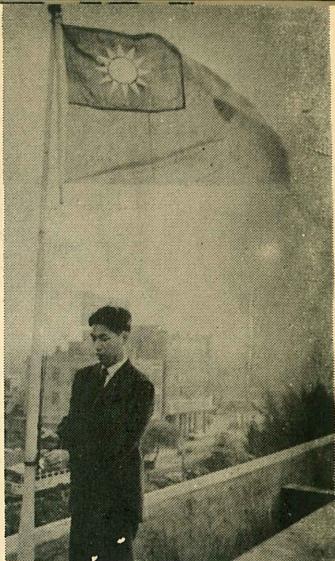


那一在 1969—12—29

的

躍跳—與—悅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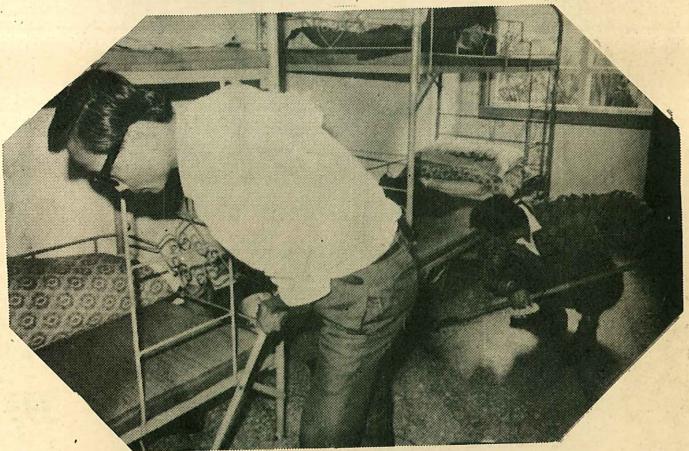


福利社

升 旗



清 拖



崇拜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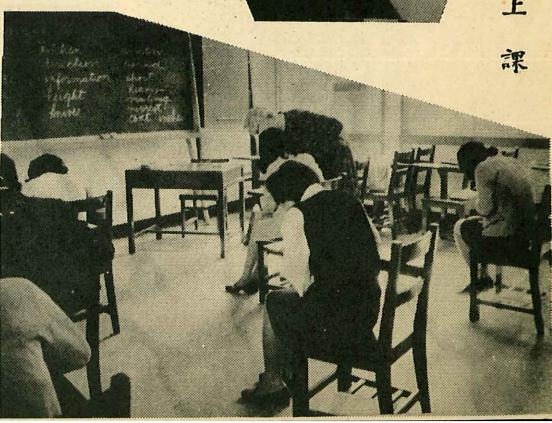
按 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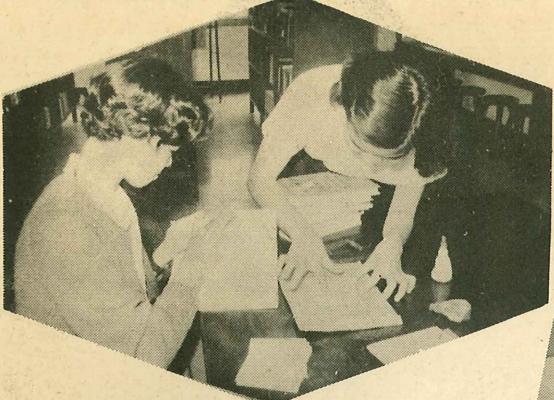


上 課



工 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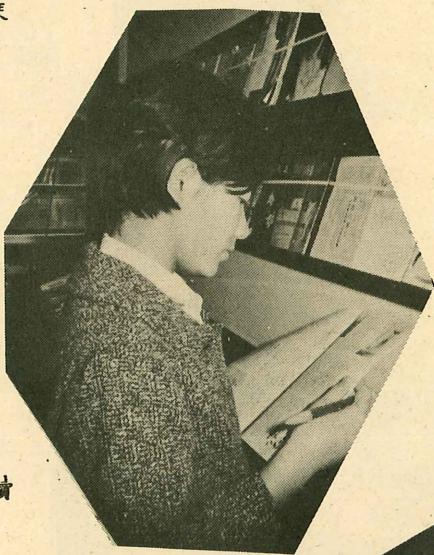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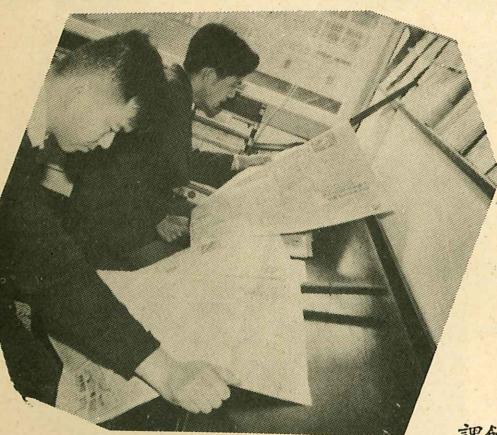


工 読



到五中校園團契

彈 琴



課餘閱讀

早 晨
一
十
到
晚
上



晚自習



吃 飯

我尋找的話語藏在心裡



晨更



課間崇拜



靜聆主語



靈交何甘美



四角號碼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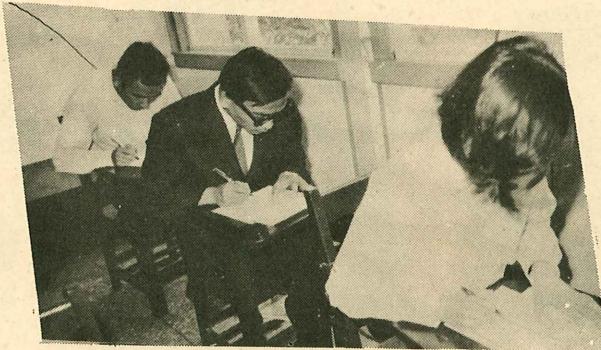
演唱十架受難聖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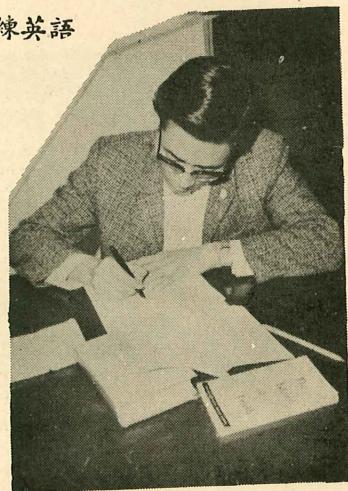
這裡是222970



勤練英語



考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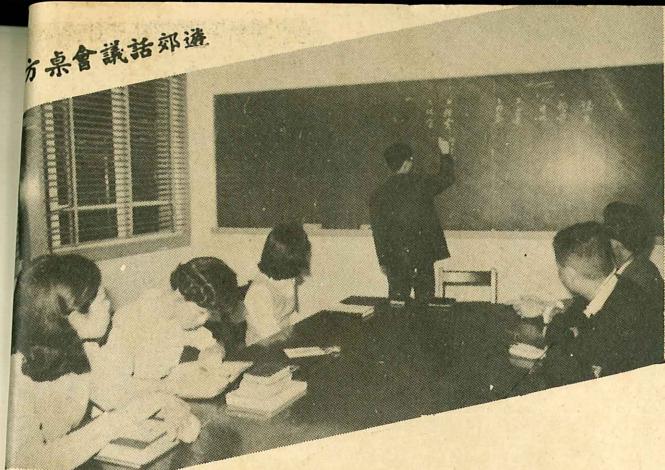
最年長的同學



實習工作



編
方桌會議話郊遊



請多惠顧(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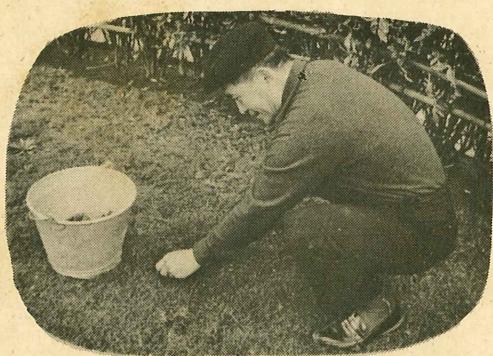
翠綠興嘆



同窗共説



喂！看花莫折花



抓蟲？除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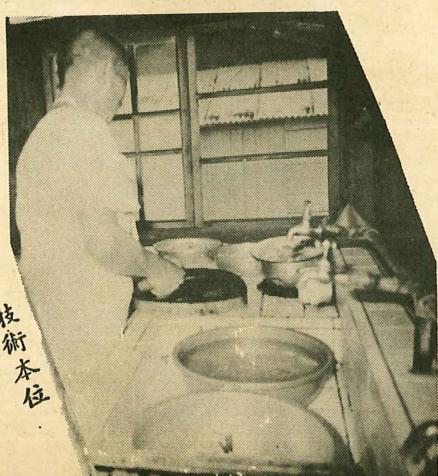
嘿！看這裡



慢嚼細咽



合家歡



技術本位



編後語

※※※※※

編印院慶特刊，旨在見證神賜「聖光」的恩惠，並使同學們在文字事工上能有實際之操練。多年來，我們從「摸索」中而漸具規模，雖然沒有特殊貢獻，却也得到多方的關懷與贊助。當此第五期出

版前夕，編者緬懷主恩，並向諸同工道謝。

本期徵稿之初，以「宣道工作」為軸心。第一件來稿「東征之回顧與瞻望下篇」，是章力生博士前年東遊後，對當今世局瞻望的描述，願我中國教會執行弘道救世的神聖使命。隨後，海內外諸師長、校友、同學亦紛紛賜稿，更得從「海外宣道」轉載吳勇長老的證道「遠方傳福音的使命」。吳長老願請國內教會嚮應海外宣道事工，給予經濟和禱告的支援。繼之，戴院長的「中國教會與神學教育」，則指出中國教會欲擔任今日宣道任務，亟須推行神學教育。故此，本期獲有豐富資料，唯因篇幅限制，尚有許多鴻文大作，不能一一刊出深以為憾，謹請諸作者鑒諒是幸。

「封面設計」出自青年畫家白勝龍弟兄手筆。「畫頁」是柯妙華教士的精心傑作，亦有諸多校友惠予照片，增光「畫頁」不少，願來年有更多的校友不吝賜下「家庭」或「工作」照片。正當編輯工作進入緊鑼密鼓階段，我們的「廖編輯」突然奉召入伍，以致突感人手不足，所幸「顧問」們多方指導，更得許多同學悉心協助，做「校對」的無名英雄，隨使本刊終能順利出版。編者們才疏學淺，或有編排不當及錯誤之處，請各方以愛心多多指教。

欣逢十五週年院慶，恭敬祈主賜福聖光，並以「本刊」出版為賀。願一切榮耀歸給在天上的父並主耶穌基督。

聖光十五週年院慶特刊

(第五號)

發行者：聖光神學院

出版者：聖光學生會文字組
編輯：廖正義

李基宏

柯妙華

趙新芳

顧問：戴紹曾

岳峰

封面設計：白勝龍

出版日期：民國五十九年五月五日

通訊處：高雄市河南二路二號
郵政信箱二七〇號

郵政劃撥儲金四一七九五號
電話：二二二九七〇號